

THE NEW AGE OF ASIA

亞 洲 世 紀

第 二 卷 第 六 期

從鮑萊·斯揣克到德萊勃

日本經濟復興計劃

美國復興日本計劃

日本農民運動的三個領導者

以色列國的誕生

日本一級

戰犯應如

何懲罰？

現階段的韓國統一問題

韓國問題的發展

美國在南韓的失策

論暹羅政變與鑾披汶排華

暹羅的墨索里尼——鑾披汶

越南走向分裂了

趙南柔

卜風

World Report

石華

潘朗

執筆者：向哲濬 邵毓麟 王承

趙南柔 潘世憲 宋越倫 王造時

孟憲章 李毓田 方秋華

潘公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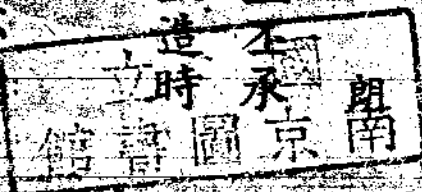
林煥平

徐莊

陳炎

振楊

秋華



亞 洲 世 紀 社 發 行 上 海 (5) 第 一 一 七 七 號

讀者·作者·編者

張良驥先生來信

秋意先生：

讀第二卷第三期亞洲世紀上讀者、作者、編者之通訊，對李伯霖、林煥平、李學華諸先生無從購買日文書報及日本研究資料之苦，深表同情。鄙人現充日本大阪市中學國際新聞社編譯，亦以祖國資料無法入手，至為苦悶。願假先生大力，與林、李諸先生連絡，以中圖、日本之書報互相交換，因中日間書報雖能郵寄，然因匯兌不通，不能直接函購也。

因亞洲世紀才不能輕易到手，故賜示時，最好請直接函復，倘登諸通訊，則恐無法拜讀。

又過去蒙徐逸樵先生之慨諾，曾將亞洲世紀上之文稿轉致於鄙人主編之華文國際(旬刊)上數次，謹此致謝，並祈。

先生多多賜教是幸！即頌
文祺！

日本大阪·張良驥

答張良驥先生

良驥先生：

示悉。國內人士對日本問題均極注

意，且欲作深入研究者頗不乏人，惟均以日本書報及其他研究資料無法購閱為苦。先生願與林、李諸先生交換書報，想為彼等所樂聞，謹將林先生等地點另函奉告。

承惠 先生主編之華文國際，不勝感謝。本刊所載文字，貴刊亦極表歡迎，想為本刊撰文之專家學者，亦必能表示同意也。

陸士勳先生來信

編者先生：

敬啟者：本人對亞洲問題，極感興趣，且為貴刊之忠實讀者。茲欲向貴社建議者，亞洲世紀雖為國內專門研究亞洲問題之雜誌，但雜誌之一般缺憾，為不能刊載有系統之長篇巨著，希貴社多出版專書(三四萬字小冊子也可以)，想 貴社人力物力，均無問題。如何，盼復！

答陸士勳先生

士勳先生：

盛意可感。本社人力物力兩感困難

，年來在苦難中奮鬥，惶愧萬狀。現本社已交印而即將出版者，有下列各書：

一、「控訴日本軍閥的罪惡」，趙南

柔譯

二、「日本的錯誤」，潘世榮譯

三、「台灣的高山族」，劉滿子著

四、「日韓紀行」，宋越倫著

此外，本社另編「亞洲問題叢刊」

十種，周子孟著「印度聯邦與巴基斯坦」，潘公昭著「韓國」，陸炎著「馬來亞聯邦」等，均奉欠付印。

仇大寬先生來信

敬啟者：敝人是愛好研究史地的青年，尤以關於亞洲各國的論著，更為喜讀，也就是貴社一個最充實的讀者，在貴刊每期到津時，必要購一冊閱讀。由於友人的借閱，第一卷各期已破到不能閱讀，本打算來函貴社問一問以後是否出版第一卷合訂本，因私事過多，未能發出。在一卷五期上見到啟事，知道合訂本已製出，七册合裝裝金面，每册五十五萬元，掛號包裝費五萬元，今將國幣六十萬元郵寄貴社，即請早日寄下，無任感謝之至。

天津·仇大寬 五月廿八日

亞洲世紀第一卷合訂本出版

合訂本出版

「亞洲世紀」第一卷共七册，現已精裝合訂成一巨册，金字燙面，美觀大方，可作學校圖書館或私家藏書之用，可作專家研究參考用，可作贈親友為紀念品。本社為優待讀者起見，凡訂閱此項精裝合訂本者，祇收成本五十五萬元，掛號包裝費五萬元。存貨無多，歡迎速向上海(5)溧陽路一七七號亞洲世紀社訂購為盼。

亞洲世紀社業務部啟

李光吾先生來信

啟者：貴社所出之「亞洲世紀」自

二卷起以後各期現有存書可修否？又以

後訂閱辦法如何？希即告知為盼。

漢口·李光吾

答李光吾先生

(一) 本刊各期均有存書，每種補購，請從速函購，每冊現銀七萬元。

(二) 訂閱辦法：請先填寫定閱單會同定費寄來，本社當即發期儘先奉寄。

(三) 老定戶一律以八折優待。

大寬先生：
示悉。本刊第一卷合訂本已照章掛號寄出矣。禱念。



亞洲世紀 第二卷第六期 三十七年六月十日出版

評壇

從鮑萊·斯瑞克到德萊勃 (南柔) (一)

日本經濟復興計劃 (下風) (二)

越南走向分裂了 (秋葦) (二)

★專論★

現階段的韓國統一問題 (潘公昭) (三)

韓國問題的發展 (林煥平) (六)

美國在南韓的失策 (徐莊) (七)

論暹羅政變與鑾披汶排華 (陳炎) (一〇)

以色列國的誕生 (潘明) (一三)

★討論★

懲罰日本一級戰犯問題的討論 (邵毓麟、王丕承、趙南柔、潘世憲、宋越倫、王造時、孟憲章、李鏡田、方秋葦) (一七)

戰犯懲罰問題 (向哲濬) (二四)

漫畫之頁 (一一幅) (二五)

暹羅的墨索里尼 (振揚) (二七)

鑾披汶 (石華) (二八)

人物

日本農民運動的三個領導者 (法·萊昂·波爾) (三〇)

一個外國記者眼中的蘆田均 (World Report 載) (三一)

通訊

日本農地改革的一個例 (本刊特約東京通訊) (三一)

資料

美國復興日本計劃 (美·葛柏德) (三四)

申論美國對日政策 (本刊資料室) (三七)

亞洲時事日誌

附錄：亞東協會會訊

亞洲世紀月刊

出版者 上海(5) 亞東協會 電話 四二三八〇

主編人 方秋葦

發行人 徐逸樵

發行所 上海(5) 亞東協會 電話 四二三八〇

印刷所 改造出版社印刷廠 上海(5) 乍浦路四五五號

南京總經理 中國文化服務社南京分社 南京市中山東路一七〇號

台灣總經理 中國書報發行所 台北市館前街一五九號

天津總經理 北方服務社 天津河北三經路吉備里八號

長沙總經理 新中國書局 長沙 湘湖 路

◆本刊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本期售價國幣七萬元
◆國外售價美金二角

訂閱價目		
郵費	平	掛
每月一冊	七萬元	六萬五千元
半年六冊	四十二萬元	卅七萬五千元
全年十二冊	八十四萬元	七十五萬元



從鮑萊·斯揣克到德萊勃

從鮑萊報告到斯揣克報告再到德萊勃報告，這是美國復興日本經濟計劃的三部曲。鮑萊報告以一九二六—三〇年日本生活水準為根據，當他在前年十一月發表後，國際間的輿論認為這個計劃太寬，中國各界反對更烈，認為仍有使日本武裝再起的可能，日本方面則相當滿意，說：『日本的剩餘工業不僅能保證其人民生活的適當水準，且可以製成品供給亞洲各國，尤其棉紡織工業將可繼續向遠東市場輸出棉織品。』並且說：『賠償對於日本不過是略施小小手術，手術之成功，將確保日本經濟未來之復興。』可見日本也並沒有認為『太苛』。認為『太苛』的是美國當局，結果，美國陸軍部派斯揣克調查團於去年一月及八月二次赴日調查經濟，預備重擬日本賠償方案，於是在今年二月，發表了斯揣克報告。這報告以一九三〇—三四年日本生活水準為基礎，並且以日本人口增加為理由，主張把日本工業提高到一九三六年的水準。依照斯揣克報告，則較鮑萊報告寬得不知多少，就產業機構說，後者主張以輕工業為主，以確保維持生活為原則，前者則增加重工業，使日本成為『亞洲的工廠』；就拆除基礎工業設備說，後者擬拆除四分之三，而前者則祇定拆除五種，並且鋼鐵、海運工業等，反比現有的規模為更擴大。

然而『後來居上』：斯揣克報告比起鮑萊報告來已寬得太多，可是其後美國陸次德萊勃率領的調查團，於本年三月底，和麥帥以及蘆田舉行了所謂東京會談，返美後在五月十八日發表的德萊勃報告，其內容較斯揣克報告為更寬。以造船工業設備為例，斯案主張拆除其生產力三十八萬五千噸，德案則僅十五萬二千三百噸。其主張必須賠償的工業設備，全都不過六億六千二百萬日圓（一九三九年價格，約合一億六千萬美元）。而其中五億六千萬日圓，是政府的軍火工廠的最顯著的軍事設備。此外，需要補充賠償每年生產能力，祇有硝酸工業的八萬二千噸，人造橡皮的七百五十噸，造船的十五萬二千三百噸，鋁及鎂的加工工業的五萬噸，鐵的精鍊工業的四百八十噸，這便是德萊勃報告所主張的日本賠償的全額了。即使就賠償的價格說，斯揣克報告主張補充賠償的工業設備為十六億四千八百二十五萬六千日圓（一九三八年價格，約為四億一千二百萬美元），而德萊勃報告則僅及其五分之一。至於這二個報告的本質的相異，最主要的一點是在：斯揣克報告主張拆去的『最顯的軍事設備』，德萊勃報告則連這種設備都不主張補充賠償，預備給日本

日本經濟復興計劃

保留着，說是這些設備可以『改變』為和平工業的。鮑萊說過，日本賠償必須『嚴厲而公正』。根據當然在波茨坦對日宣言第十一條所規定的：『日本可被准許保留足以維持其經濟及支付公正之實物賠償之產業，但足使日本武裝再起之產業，不在此限。』然而德萊勃報告中的日本賠償，却明顯地給日本『保留』了『足使日本武裝再起』的工業，這是與波茨坦宣言背反的主張，『公正』固談不到，『嚴厲』更根本說不上。我們當然不主張報復，所以我們並不主張不公正的嚴厲，但是我們要求達到公正起見的嚴厲。中國在八年抗戰中，公私損失達五百億美元，如果完全要求日本賠償，這對於日本人民是一筆太重的負擔，因為侵略戰爭的罪惡是波茨坦宣言所說由『欺騙日本人民使其誤犯征服世界之舉者』所造成的，所以把這筆過重的負擔給日本人民去肩負，不妨說是太『嚴厲』；但是如果如德萊勃所主張只賠償同盟國一億六千萬美元的工業設備，假定中國所能取得的是百分之五十，則祇有八千萬美元的賠償，不到中國所受損失的六分之一，這是不是『公正』？何況，問題的嚴重性還不止此，給日本幾乎百分之百地保留着『足使日本武裝再起』的工業設備，等於保留了日本侵略戰的物質基礎，也等於使飽受日本侵略的國家的人民，尤其中國人民，再度陷於被侵略的邊緣。更不是『公正』的辦法。

（南柔）

日本於五月十七日發表了『經濟復興與五年計劃草案』，經濟復興的目標，是要在一九五二年實現遠東委員會於去年通過的一九三〇—三四年日本

生活水準，及能夠維持這生活水準的日本工業水準。依據這個計劃，則比了去年的日本，工業生產可增至三倍以上，輸出增至九倍以上，輸入增至

三倍以上，勞動生產性增至二倍，實質國民所得增至二倍。僅僅在五年以內，要達到這樣的倍數，一方面固然說明了日本企圖「經濟復興」的心理的急切，一方面却也反映著其預定能獲得的美援的龐大，從而也反映著美國在這兩大援助後面的助日復興的意志的堅強。

從原則說，我們並不反對日本的經濟復興，也不應反對。但是這個經濟復興還是為日本舊支配階層而復興，我們就不能不反對，因為包括財閥、地主、官僚在內的日本舊支配階層，曾迫使我們一千五百萬人民流血的敵人，不能容許他們捲土重來。

這個「經濟復興五年計劃」，別的且不說，只以重工業的主要部門石炭與鋼鐵說，以一九三〇—三四年的平均生產量為一〇〇，則一九五二年的目標，石炭與鋼鐵同為一四一。其所持的理由是，一九五二年的日本人口較一九三〇—三四年的平均人口將有增加之故。但是即使「復興計劃」對一九五二年人口的估計為八二、九三〇、〇〇〇人一點並非誇大，較了一九三〇與一九三五這二年的平均數六六、八五二、〇七六人，也只能是一二四%強。

越南走向分裂了

亞洲，在爭權分裂中；亞洲，在兩極對峙中。越南又繼朝鮮分裂之後，出現一幕新的悲劇！

據中央社五月廿日消息，越南新中央臨時政府在西貢宣告成立，由親法派阮文春將軍任總理，並佈告宣佈安南國王保大為「陛下」。這個政府，定於六月六日在河內就職，并由保大與阮文春頒佈命令，統治三圻。顯然地，這個政府是由法國扶植成立的，並未經過普選的程序，當不能視為應民意而產生的。

，不會到一四一%這個比率。以全體工業生產目標說，對一九三〇—三四年的百分比為一三〇%。這也顯然超過了一九五二年的假定人口所需的比率。這是說，曾經作為日本侵略的物質基礎的工業，「經濟復興計劃」中的目標，早已超過了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日本工業水準。

可是問題並不止此，遠東委員會去年通過的是「足以維持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日本生活水準的工業水準」，必須從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日本工業中除去「足以使日本武裝再起的工業」，這才是遠東委員會可予容許的工業水準。這是說，即使日本「經濟復興計劃」的生產目標，完全等於一九三〇—三四年的工業水準，也已含有戰爭工業在內，而且違反遠東委員會的決定，何況如前所說，還超過了一九三〇—三四年的工業水準！

由此可知，日本「經濟復興五年計劃」，是違反波茨坦對日宣言，遠東委員會決議，具有「復興」戰爭基礎的工業生產力的性格的。結果，不但與日本人民不利，其對中國也將成爲一種嚴重的威脅。(卜風)

；而且安南國王保大復位後，即爲政府權力以上的君主，是否爲人民所擁戴，更成問題。今後越南同法國的關係，是自治領的關係；越南新政府同胡志明領導下的越盟的關係，是南北朝的對立關係。僅此一點，即足以說明越南在領土上、政治上已走向了分裂之途了。

越南是東南亞一塊沃土，地理的政治的歷史的因素，造成五個世紀以來地勢變遷的悲劇。一四七

一年安南人滅占城，十五世紀末抵歸仁，一六一一年抵富英，一六六三年抵藩龍，一六九七年抵平順，一六九八年抵西貢，最後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爲法國統治，二十世紀初葉又遭日本和暹羅的侵略，四百餘年的越南，並不是越南人所希望的統一國家。竺可楨教授比喻越南像一個啞鈴，實含有地理的歷史的意義。第二次大戰後，越南革命運動的澎湃，由外而內，裏應外合，崛起了胡志明。按胡志明領導下的「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堅持越南獨立，統一三圻，與法國的政策根本不合，致多次法越談判，未獲結果。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的法越初步協定，以及同年九月十五日的法越臨時協定，成立後仍被撕破，以致釀成戰事，無庸諱言的，法越戰爭一年有半，法國武力征服越盟的計劃是失敗了，法軍對於窮山荒野的胡志明游擊軍，大有無可奈何之嘆。更由於法國本身的脆弱，國內經濟惡劣與政治糾紛的發展，深感越南軍事上的重負，不能再將越局延續下去，而另求「和平」解決之路。

法國「和平」解決越南問題的對策，先於越南南部扶植右翼勢力，以對抗胡志明，繼則爭取安南國王保大，擁立復位，以統治三圻。保大息影香港，去年與法初步談判，自然是想重登王位，另一方面也想與法國和平解決越局，結果未能如願以償。但波拉特緊密的拉着他，終於六月五日在阿朗灣的法國上，簽立了法國承認越南共和國的條約，條約中說：法國鄭重承認越南共和國的獨立。該國今後的任務將在實現她自己的統一。越南宣布她爲法屬西聯邦中的一邦。越南的獨立，除受法屬法屬西聯邦的限制外，並不受其他限制。法國與越南今後將在經濟、軍事、文化與外交各方面締結協定。

胡志明所爭取的，是越南的獨立；保大所眷戀的，是越南附庸于法國，誰出賣了越南人民？誰準備進行下一步的內戰？是很清楚而明顯的。總之，越南走向分裂了，它的結局是悲劇一場，在地理上歷史上，它永遠成爲一個「啞鈴」。(秋葦)



專

論



現階段的韓國統一問題

潘公昭

一、韓國民族運動的新階段

從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的獨立運動以來，朝鮮人民有着將近三十年的反帝封建革命鬥爭經驗，在這種經驗中，他們會和其他殖民地民族一樣堅決地了解：帝國主義者維持自己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統治的秘訣，主要就是經常地製造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內部的分化與對立，而且往往是利用一部分民族敗類作為帝國主義殖民地統治的走狗，以加強分裂和混亂。因此，在長期的日寇統治時代，朝鮮民族運動很早就提出過統一戰線的口號。可惜因為在國內遭到日寇殘酷壓迫，多數著名革命領袖不得不流亡出國。大部分是在蘇聯和中國，一部分是在歐洲和美國。在中國和蘇聯的，也會不斷進行統一民族運動的工作，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更會堅持在華朝鮮革命黨團的統一合作。在美國的情形較異，因為人數不多，一向起不了作用，他們和祖國的情形太隔閡了，像李承晚這位「老革命家」就是這樣的人物。朝鮮解放以後，不幸因美蘇對立的尖銳化，使朝鮮的獨立統一與民主，不能順利實現，但是實際上南北朝鮮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是完全一致的，他們之求統一團結民主和平，也一天比一天迫切。美蘇合作援助朝鮮獨立統一的希望日趨幻滅，而帝國主義者企圖分裂和長期宰割與變相奴役朝鮮人民的跡象却日趨明顯和嚴重，因此，除了極少數只能倚靠帝國主義以維持自己地位的敗類之外，朝鮮人民的覺醒是更加普遍了，在朝鮮南北展開人民團結統一爭取獨立民主的條件，是一天比一天成熟了。南北朝鮮各政黨社團人民代表聯席會議，就是在這種新形勢中召開的。

平壤的聯席會議雖然是北韓各黨派發動的，然而他們所呼籲的，却正是全朝鮮人民心願的話。他們在分析朝鮮當前國際環境及國內政治形勢之後，指出美國在南韓舉行的五月選舉必然導致更大的危機，強調了「嚴重的危機

正籠罩着我國」。他們呼籲：「朝鮮人把北朝鮮和南朝鮮人民的所有的一切民主勢力都團結起來」！因此呼籲南北朝鮮所有一切民主的各政黨與各公團代表，於四月間在平壤舉行聯席會議。「在這個代表會議中，我們要討論我國政治形勢，並擬定共同努力以赴的一種具體計劃，宗旨在於：一、要打破反動派妄想使朝鮮分裂為兩個部分的一切企圖；二、加速朝鮮的統一，重建立一個單一的、民主的朝鮮國家——全世界愛好自由的各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員」，「當外國軍隊一律退出朝鮮以後，即根據普遍、直接、平等而秘密投票的選舉法，舉行朝鮮全國性的選舉，以產生一個真正代表人民的議會。」這樣明白、具體、有力的呼籲，當然會激起南北朝鮮最廣大人民的共鳴，任何一個政黨社團的領導人，如果不甘心賣國求榮，如果還想爭取民心以獲得人民的擁護，就只有斷然起而響應及參加這次聯席會議。

二、平壤會議的經過和結果

從四月十九日到五月四日，平壤會議繼續開會達十五天之久。參加會議的，包括南北朝鮮政黨社團四十六個單位，五百四十五位代表。南韓方面有韓國獨立黨、民主獨立黨、南朝鮮勞動黨、人民共和黨、勤勞人民黨、新進黨、社會民主黨、全國勞動者評議會、民族民主同盟、民族婦女同盟、建國青年會等，北韓方面有北朝鮮勞動黨、北朝鮮民主黨、青友黨、北朝鮮婦女同盟等。最難得的是中國人民久所熟悉的一向以「反共」出名的韓國右派領袖金九和中間派的金奎植等，也不顧美軍當局及親美巨頭李承晚等的阻止，為了民族統一和平，為了尊重民意，都斷然參加了這聯席會議。到了北韓之後，南韓各黨派領袖接觸到所謂「鐵幕」後的現實，更增加了為民族統一與國家獨立而奮鬥到底的決心。會議就意外順利地進行了。在四月三十日，即由北韓十五個政黨與社團領袖及南韓二十六個政黨與社團領袖，會同

簽名發表了一個公報，宣示下列共同協議：

（一）在目前情況下，依照蘇聯建議，外國軍隊立刻同時退出我國國境，實為朝鮮問題唯一正確而公正的解決辦法。凡願望民主朝鮮統一的一切人士，都理應支持這種合理的建議。自從逐退日軍以來已經過去的時間以內，我國人民已經充分成熟，完全能夠解決本國的國家大事，用不到外人干涉。我國擁有足夠的訓練有素的人才以達成這個目的。美國必須接受蘇聯這種公平建議，把美軍撤出南朝鮮，由此實際解決朝鮮的獨立問題。

（二）南北朝鮮各政黨各社團的領袖聯合聲明：外國軍隊撤退以後，他們決不容許發生自相殘殺的內戰，或發生違反朝鮮人對統一的熱望的任何動亂。人民要達成全國統一的不可不撓的願望，以及北方與南方最大政團之間已達成的默契，便是履行國內秩序井然的保證。

（三）外國軍隊撤退以後，簽名本公報的各政黨與社團，當在全朝鮮政治會議中，立刻成立一個民主政府，代表所有各階層的朝鮮人民，在全國行使政權，對全國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及文化生活負起責任。這個政府的最迫切的任務，便是以秘密投票方式，舉行真正自由的、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選舉，來產生朝鮮的一個單一的立法機關，然後由這個機關來成立一個單一的民主政府，並通過朝鮮的憲法。

（四）因為南北各政黨社團一致反對南部分裂的選舉，而這些政團共計擁有會員一千萬以上，即構成了有選舉權的公民中的絕對多數，所以即使舉行那樣的選舉，也決不會反映出我國人民的意志。那些選舉祇是偽造而已。因此，祇得在胡亂高壓與恐怖的空氣中來籌備那些選舉，這決不是偶然的。為此，本公報簽名各政團的領袖們，誓不承認這些選舉的結果，也決不支持選舉後將成立的分裂派的政府。

南北聯席會議的成果，雖然有如法國新聞社的報導，「使蘇聯在朝鮮的棋賽又獲得一次空前的勝利」，美國觀察家也以南韓反蘇反共政黨領袖之參加決議而「深為驚異」，但如果因此而推遲朝鮮人民的統一運動，以更有效地位為朝鮮的獨立統一與民主而鬥爭，實際上正是朝鮮全國和全民的勝利；更以朝鮮問題之解決而使遠東安定因素增加，這應該還是全世界愛好民主和平人士的空前勝利。

三、騷亂與緊張中的南韓選舉

南北聯席會議以後，引起了全朝鮮人民新的愛國熱潮，也引起了遠東各國和平正義人士一致的讚揚，許多態度比較穩健保守的中國報紙，也第一次對朝鮮人民的統一曙光表示讚揚與期待。在朝鮮，人民鬥爭的路線更加明確了，因為南北朝鮮各政黨社團聯席會議要求撤退外國駐軍，蘇聯立即復文表示願意撤兵，這使全韓人民狂熱地舉行集會讚揚蘇聯；另一方面，美國則不願南北朝鮮聯席會議的決定及要求，依舊決定在五月十日舉行分裂的南韓普選，這又激起了人民反美的情緒和行動。公正的歷史家，將如何記載美國這種不智的行為呢？

朝鮮人民對於分裂朝鮮的南韓普選，實際上很早就展開反抗行動。正因為南北朝鮮人民一致反對足以召致分裂阻礙真正和平與獨立的外人包辦選舉，聯合國的朝鮮委員會才在朝鮮到處碰壁，結果失敗返美。可是美國心行未甘，還是利用了自己在聯大的優勢，利用「小型聯大」，通過它那南韓單獨選舉的建議，由朝鮮委員會決定五月十日在南韓舉行普選。這個決定在朝鮮遭到更強烈的反抗，北部自不待說，特別是在南部，不願當局的種種防範與壓制，人民還是到處發動反抗鬥爭，從四月初起，到處有反美及反季承晚的暴動及遊行示威，在濟州島上，更出現連一個多月的武裝抗戰。繼南北朝鮮平壤會議之後，反對分裂選舉的運動，更由左派發展到許多右傾黨團及各界公社中間，形成全民性的羣衆運動。

五月八日，南朝鮮全境會發動總罷工，重要口號已明確提出「抗議分裂朝鮮的南韓選舉」。參加罷工的有鐵路工人、交通工人、印刷工人、電氣工人等，結果是重要的鐵路線上交通失常，各最重要地區的電話電報陷於停頓，而且有許多城市因此停電。青年學生也是站在這一運動的最前線，全羅北道和慶尚南道所有中學與大學的學生，都實行罷課，抗議單獨選舉。愛國統一運動的宣傳開始在人民中激起廣大的反響。

為着防制人民有組織的反抗，南韓美軍當局和朝鮮右翼極端派法西斯性的恐怖團體，特別組織起一種「志願民團」，在各地實行總出動，搜查居民家宅，舉行登記，勒令在五月十日參加投票。對於城市及較大居民區，都由美軍直接控制選舉。美軍政當局認為「南韓將普遍發生暴動」，所以出動了「武裝警察六萬人及志願民團一百萬名，分在城鎮鄉村駐守」，「保護候選人、選民、選舉事務所及投票所」。南韓首都漢城，自十日清晨起，即由七千名武裝警察，一千五百名特別衛隊及九千名自衛團「擔任警衛」。（路透社

社漢城八日電)在選舉的一天，漢城變成一座戰時的要塞，每一個十字街頭都架起了機關槍，武裝警察沿街巡邏，每一投票所的職員也都携械防身。同時，大量的飛機，在南朝鮮上空盤旋「助威」。

四、分裂的選舉和南韓新政局

雖然如此，人民對這次選舉還是採取反抗行動，因此使若干地區的選舉事務所人員怕受華業攻擊而大都逃散，使當局不得不派機械化軍隊去鎮壓。五月十日這天，南韓各地騷動增加，濟州島選民會搗毀投票所，致選舉無法進行。島上橋樑被毀，交通陷於停頓。許多省份(道)都發生人民與警察衝突事件，死傷很重。從美軍司令部五九佈告中所稱：「此種局勢也許是自佔領朝鮮以來最為嚴重的局勢」，可見南韓人民反對選舉運動的規模之大(塔斯社十五日平壤電)。五月十日舊金山廣播漢城電訊，也強調指出佔領軍和警察如何逮捕及不惜流血槍殺，鎮壓人民反抗選舉的暴亂。美國通訊社也一致承認，朝鮮男人投票的不多，而且半數以上的婦女，在那一天也一反往常，卸去一向在假期愛穿的豔服，改穿黃白服裝，負挈率孩地排隊投票，為狀都很侷促不安。另一方面，正因為極大多數的政黨和社團的領袖都反對這次選舉，所以，候選人也都是親美的極右派，有如中央社專電所指出的，「南韓之選舉，並非西方民主國家與共產主義間之鬥爭，因一百零九名全部候選人，均為右翼份子或反共份子」，極右派親美政治家李承晚所領導的「韓國獨立促進協會」在沒有反對派競爭的狀態中，自然會「獲得普遍優勢」。過去親日受過日本議員名義，而現在親美與李承晚合作的金性洙的「民主黨」，以及為李承晚所支配的那些「無黨無派」代表在沒有反對派競爭狀態之下，除了李承晚的票數之外，自然也是獲得「大多數的一」了。

南韓的選舉，就這樣進行和這樣「完成」了。當選的二百名代表，立即組成第一屆議會，並定於五月廿四日至卅一日間舉行第一屆會議，制定憲法，組織國民政府。新政府成立後，第一步就是向美國請求至少一億美元的貸款(中央社十八日漢城專電)。無怪李承晚在對合衆社記者的談話中，也會公然宣稱：「一俟我政府獲得國際承認，吾人即將要求蘇軍退出，而請美軍繼續留駐」了！畫龍點睛，這正是美方與李承晚之流為什麼這樣熱心地包辦南

韓選舉的說明。

五、一個最重要的啟示

但是，我們最應該重視的，還是最近朝鮮人民的統一運動給與東南亞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重要的啟示。因為目前談論國際問題，似乎有一種新式的「八股論」的傾向，什麼解決不了的難題，都向「美蘇矛盾」這一方面一推，好像美蘇矛盾一天不解決，什麼國際問題都不能解決。也因此而發生了種種荒謬的理論和計劃。差不多所有國家的法西斯殘餘及「反動派」(是指那些和大多數人民利益對立的集團)，就日日夜夜地巴望着「美蘇戰爭」，宣傳和煽動着「美蘇戰爭」，因為「美蘇戰爭」的空氣可以幫助他們獲得經濟上政治上乃至軍事上的支持而保全自己對廣大人民的壓榨，保存自己的帝國主義的或帝國主義寄生者的統治。同時，有許多愛好自由與和平的人們，也被「美蘇矛盾」決定一切的「理論」沖昏了頭腦，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美蘇矛盾」的演變上而不顧自己的努力，過去是嘆息像羅斯福總統那樣偉大人物的不可再得，現在又在嘆息美蘇換文所引起的「曇花一現」的希望之幻滅，於是只好又是失望悲觀，跌進「美蘇必戰」的暗影，不再去找積極有效的奮鬥之途了。這兩種錯誤的傾向，結果當然都是非常悲慘的。

他們的錯誤，都在於只看到「美蘇矛盾」對於國際及各國內部的影響這一方面，而忽視或輕視了國際及各國人民本身的團結與奮鬥，將更有力地決定所謂「美蘇矛盾」的前途！當一國或若干國家的人民團結一致堅強奮鬥達到相當程度之時，可能而且必然會使「冷戰」中的美蘇加以重視，那時，美蘇雙方，誰願運各國或國際這種人民大眾的意志的，誰才能獲得更多的勝利機會，這時決不是美蘇雙方主觀的願不願意問題，而將成為歷史發展的規律，所謂「勢所必至」。誰如果堅持己意，只抓住本國及別國少數奉迎自己的份子，而違反最大多數人民的公意，一意孤行到底，那麼誰就必然失敗到底，不可挽救。

從朝鮮最近的事態來看，我們更可堅定自己的信念，儘管本國某些黨派或某些外國勢力，為着各自的意圖而拼命製造混亂，紛爭和分裂，然而任何國家的人民大眾——最大多數人民，一旦從「冷戰」和神經戰的煙霧中清醒過來，正視現實，明白是非之後，他們一定會堅決地團結起來，自動地走上和平統一的道路，跟那些製造混亂與分裂的國內外勢力作戰。也許今天各國人

民統一運動的實力還很微弱，似乎還沒有發生決定大局的作用，然而，單就今天朝鮮人民統一運動及接着而發生了「美蘇換文」和正在開展着的一幕幕戲劇，對於各國人民，已足夠成爲一種有力的啓示。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他們團結的力量，縱使一時還不能決定美蘇關係乃至世界大局，但必然能够展開「民族自決」的新運動。即以朝鮮問題爲例，儘管美蘇混合委員會兩年多的會商沒有解決辦法，儘管小型聯大乃至聯合國委員會都束手無策，但是

韓國問題的發展

林煥平

遠在開羅會議的時候，關於日本領土問題的決定中，即連帶決定了韓國的前途。因爲在該決定中，東北台灣歸還中國，韓國則恢復其獨立自由。這個決定，是根據大西洋憲章的原則的。

雅爾達會議的時候，因爲估計到在納粹投降後，日本軍閥繼續作戰的頑強性，爲了同盟國作戰的便利，所以三強有一種默契，以北緯三十八度爲界，暫時由美蘇兩國軍隊佔領朝鮮，期限五年。從戰後的世界政局的發展來看，即使在雅爾達會議的時候，也已隱然見出美英和蘇聯的矛盾。假如北韓不是由蘇聯佔領，而是全韓都由美國管制，則今天的遠東又是另一番面目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對於遠東問題（包括日本、中國和韓國問題），又進一步作了具體的解決。在韓國問題上，決定舉行美蘇會議，迅速施行自由民主的普選，產生獨立統一的韓國人民民主政府，然後美蘇兩軍撤退，把政權交還給這自由獨立和統一的韓國民主政府。

可是自這次會議以後，美國已日益露骨地採取了反蘇反共的擴張政策。正如麥克阿瑟在日本所採取的措施一樣，南韓美軍司令霍奇也把南韓視爲是理想的反蘇前進基地，一方面是盡力扶翼李承晚等的親美反蘇的反動派勢力，他方面是拼命壓制民主勢力的成長，造成全韓的兩極化。

美國不願意退出南韓，已是洞若觀火的事實了。一九四六至四七兩年間，美蘇駐韓當局開過無數次會議，都不能達成協議。蘇聯鑒於美蘇兩國既不能依據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宣言解決韓國問題，不如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由韓國人民自己解決，乃於去年秋聯合國大會提出美蘇軍隊同時退出韓國。但

只要人民自己團結統一，還是能用人民大眾自己的力量來解決自己的問題，使局面澄清，使鬥爭的方向更加單純而明確，因此可使勝利更早日到來。

今天南北韓人民的鬥爭，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它正在替戰後混亂、黑暗、恐怖的國際關係，打開一條正確的勝利的道路，一條不是把希望寄託在外國而是寄託在人民大眾自己身上的道路。（五、二）

美國又另有看法。她認爲蘇聯在北韓的政治工作已經成功了，一旦美軍撤退，共產黨便馬上可以控制南韓，故反對蘇聯的建議。另外提出由聯合國組織朝鮮委員會，負責調查韓國現狀，協助韓國普選。這個建議當然爲蘇聯所反對。並且拒絕這個委員會進入北韓。美國和在她指揮下的這個聯合國朝鮮委員會，去年底就散佈烟幕，說北韓成立了政府，於是他們就佈置了南韓的單獨選舉，成立分裂的南韓政府。這個單獨選舉已於五月十日舉行，這是朝鮮政治的一次大變化，把韓國政局推進了新階段。

二

這個新變化，便是南北韓領袖平壤會議的成功。

建立獨立的、統一的民主政府，本是全體韓國人民的一致要求。在霍奇導演下的南韓選舉，顯然是分裂朝鮮，韓國人民是不贊成的，於是北韓各黨派和人民團體就致函南韓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呼籲一致行動，粉碎分裂陰謀，並建議在平壤召開南北朝鮮民主黨派及團體聯席會議，「討論國內新局勢，制定具體統一綱領，號召南北朝鮮人民團結起來，爲粉碎分裂朝鮮，及加速建立獨立統一自由的朝鮮而鬥爭。」

這個呼籲立即獲得南北韓人民的擁護，南韓各黨派和人民團體的代表們甚至包括右派領袖金九和金奎植在內，都衝破美軍封鎖線，到平壤開會去了。

平壤會議於四月十九日開幕，至月底始結束。參加團體共四十六單位，代表五百四十五名，南韓方面爲朝鮮獨立黨、民主獨立黨、南朝鮮勞動黨、人民共和黨、勤勞人民黨、新進黨、社會民主黨、全國勞動者評議會、民族民主同盟、民族婦女同盟、建國青年會。北韓方面爲北朝鮮勞動黨、北朝鮮

民主黨、青友黨、北朝鮮婦女同盟。參加社團是南韓多於北韓。金九在會議上會堅決呼籲：「必須擊敗南朝鮮的選舉，成立統一獨立的政府。」

這次會議的特點是：

一、把統一戰線無限地拓大了，拓大到包含了右翼黨派及其領袖。統一戰線的標的只在於反對分裂韓國。

二、更充分地表現了韓國人民要求獨立統一和民主的堅強意志，從而把韓國解放運動推進了新階段。

從各方面的報導看來，這次會議的結果是非常美滿的。最可靠的證明是：由北韓十五個政黨和公團的領袖，及南韓二十六個政黨和公團的領袖共同簽字發表的公報。這公報也就是現階段韓國解放的行動綱領。

除了公報以外，還有兩點應該特別指出：

一、平壤會議致電蘇聯會於美蘇兩佔領軍當局，請求美蘇軍隊同時撤退。

蘇佔領軍司令柯洛特可夫接納其請求，致函北韓工黨主席兼平壤統一會議主席金科奉，宣佈蘇軍已完成準備，立即退出北韓，俾使南韓美軍同時退出南韓。

二、四月二十八二十九兩日，北韓人民會議會舉行特別會議，參加代

美國在南韓的失策

徐 莊

在美蘇冷仗的天秤上一直佔着較大比重的朝鮮問題，最近已到了攤牌的階段；顯然的，蘇聯是握着較多的佔優勢的籌碼。北韓召開的平壤南北韓政黨領袖會議，不單是獲得全韓左派的擁護，而且贏得了南韓一部分右派，如金九金奎植等的支持，會中所議決的重要案件，都是針對美國而發：「反對南韓單獨選舉」案，不消說是對付美國的；即如要求「美蘇同時撤兵」一案，也是蘇聯早經提議並已同意的，提出這案的目的，還是集中在美國方面。北韓在平壤會議結束以後，隨即公佈新憲法，規定以漢城為首都，即將召開全韓人民代表會議，邀南韓人士參加，並以切斷南韓電流作為武器，北韓顯然處處都是掌握着主動。

反觀南韓，五月九日的單獨選舉，就是被迫的結果，由於聯合國調查團的被拒進入北韓，北韓宣佈不願參加南韓美式選舉，美國才逼上了梁山，不

表除北韓人民會議的二百十九名外，還有韓國各界代表九十名，其中有四十名是從南韓來的。他們討論並完成了「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憲法草案」，定都漢城，暫以平壤作臨時首都。

所以說，平壤會議是韓國政局的新階段。

三

那麼，韓國問題的未來發展將如何呢？

一、美軍司令霍奇已宣佈，非俟傀儡政府成立，有能力維持「秩序」，美軍決不撤退。而蘇軍則屢次要求撤退。誰要奴役朝鮮？誰要扶助朝鮮解放？再一次明白表現在韓國人民的眼前了。

二、五月十日的南韓單獨選舉，雖然各地狂風，但在六萬警察及一百萬志願軍的「警戒」之下，大概是會按照計劃完成的。完成後，李承晚政府就快要登場了。

由於美國必欲保持南韓以作反蘇基地，南北朝鮮的統一，真正獨立自由朝鮮的實現，恐怕還需要很艱苦的鬥爭。不過經過這次平壤會議，北韓已奠定了勝利的基礎。正如金科奉所說：「讓分裂派去舉行選舉吧，但是將來一定是我們掌握中的。」（五月十一日。）

管聯合國的代表如加澳等的表示反對，也不管南韓參加競選的黨派只有極少數的右派——李承晚金性洙之流，連金九金奎植都不參加——南韓的選舉，終於伴和着暴動與恐怖扮演完成；據大公報評南韓選舉一文中所載事實，美國在此次南韓選舉以後，感嘆已一落千丈（註一），我們不單是為韓國前途悲，而且也為美國本身惋惜。

美國對韓政策的失敗，由於此次南韓單獨選舉的舉行，已暴露無遺，現分從政治與經濟兩方面，對美國佔領南韓失策之處，加以檢討。

第一、政治方面的失策，是美國佔領當局壓抑民主勢力的發展，而處處結托並扶植反民主勢力。當霍奇將軍率領美軍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在仁川灣登陸的時候，朝鮮國內即有人民共和國產生，由呂運亨領導，他是朝鮮革命元老，一個溫和派的人物，曾受日人監禁。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深得韓

國人愛戴；詎意美軍登陸以後，即剝奪了人民共和國的政權，反而留用日本總督府官員（包括總督在內），以素為朝鮮人民所痛恨的人員來維持朝鮮的統治，當然要引起朝鮮人民的反感。

待到日人交出統治權，美軍政府成立後，美佔領當局為顧到輿情，便在軍政府下設一個顧問機構，但是僅有顧問十一人，權力完全操在美當局自己手裡。顧問委員會主席是金性洙，他是朝鮮南部的大地主，曾在日人手下充當朝鮮中央會議的要角，又是朝鮮地主資本階級結合的民主黨黨魁，素為韓人所不齒，今竟一躍由日本紅人變成美國寵兒，該黨黨員亦多被任為顧問，這又是使韓人相顧失色的事。雖然李承晚與金九，這時也趕回國來充任顧問，俱以親金性洙的橫行無忌，不免相形見絀。

至一九四六年二月，顧問機構改為民主委員會，除由美當局指令二十八個右派份子為當然委員外，半數委員由各黨派推選，結果左派被擠，參加的全是右派政黨，並因李承晚任主席，金九任副主席。民主委員會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又改為臨時立法會議，委員九十人，還是一半指定，一半選舉，議長為金奎植，仍是一個純右翼的組織。選舉採取間接方法，而且依照日本前此所規定的程序。美軍政府對此立法機關，有權隨時加以解散，同時毫無權力，通過的法案，須經李將軍的審核與批准，這顯然又是一個不平等韓國國民的措施。

現在南韓的大權仍集中在美國軍政府，內有行政、司法、立法三院，均由美人為長官。美軍當局也延用韓人，但多為保守的親日份子，或略懂英語者，因有「翻譯官政府」之譏。去年來韓人亦已受任為行政長官，但均由美籍顧問監督，仍為韓人所不滿。

美佔領當局在南韓政治上的措施，如此不顧民意，韓人看來，實無異於當年的日本。李將軍主持軍政府，一切仿照日人統治時期的辦法，所以韓人把他和當年的日本總督相提並論。他對朝鮮人民高壓的手段，不單韓人為之側目，且引起美國人士的指責（如在朝鮮美軍政府任職的布倫，回國後便著文抨擊霍氏）。南韓反美的情緒，在美當局拂逆民心的措施下，自然愈來愈高漲，但美當局反愈趨極端，遇有遊行罷工等情事，或查有反美的嫌疑，即予以逮捕或槍殺，因之暴動迭出，南韓乃至被恐怖氣氛所籠罩。據美軍當局宣布，自本年二月至四月止，暴動結果已共死三百八十四人之多。美軍為鎮壓南韓的騷亂，採用警察統治方法，警察大都是由日人訓練出來的老班

底，對於消弭韓人暴亂，自然極富經驗。據美記者馬克稱，渠在朝鮮所見到的一四〇個警官，有一百十個曾在日本軍隊中服役，漢城十區警察局長，全都受過日式訓練，九個省區警察局長，有八個是替日人搜捕朝鮮愛國份子有功而升任的。

這在負責維持朝鮮秩序的美國軍人看來，並沒有感到不對，威廉馬格林，他曾協助南韓建立新警備力，曾說：「很多人懷疑我們留用日本人訓練的警察是不是好辦法，事實上有些人人生來就是當警察的，我們覺得，假如這些警察替日本人工作成績很好，那末替我們工作成績也一定很好的」。是的，南韓就在這批日式警察統治之下獲得很好的成績，但是這終難掩飾世界輿論以及朝鮮人民的怒火。

下面是代表朝鮮人民一篇沈痛的呼籲，曾刊於朝鮮日報，題目是「致黨奇將軍」：

「黨奇將軍，讓我們來看目前的情形。朝鮮人民今日所受的痛苦是在日本人統治下所從來沒有過的，我們不相信這種痛苦是完全由於政治的混亂和朝鮮人民缺乏愛國心。

我們相信朝鮮軍政府的努力沒有成功，這失敗是由於貴國對於朝鮮缺乏理解，由於朝鮮人民行政組織缺乏力量，由於沒有任何準備而實施自由經濟以及貴國政策的舉棋不定。

這種反對軍政府的控詞，都是事實而非誹謗，我們希望貴國將聽取朝鮮人民的輿論，而在對韓所採政策中將很快的和積極的反映這種輿論。」

曾在朝鮮大學擔任講席的奧立佛教授（R. F. Oliver）也說：「在美國三萬佔領軍治理下的是兩千個流氓」；美基督教科學報駐遠東記者魏克，亦曾在該報上指出美軍當局在朝鮮的錯誤：（一）想把李承晚等逃亡領袖扶植當權；（二）有意無意的都要使朝鮮右派較左翼集團獲得更優先的待遇；（三）允許南韓警察勢力的生長；（四）許多高級美國佔領官員也承認他們曾有過可與日本的警備隊和思想統制專家相等的暴行。

以上這些對美佔領當局的指責，正反映出美國統治南韓政治方面的失敗。第二、經濟方面的失策：南韓原是個農業區，百分之八十是農民，他們幾百年以來，一直受着封建性的租佃制度和高利貸的剝削，土地所有權問題，較任何國家嚴重。在日本佔領下，不到三十五年，朝鮮的佃農更急劇的增

加，由百分之四十增至百分之七十五。第二次大戰前夕，由於日本大規模的經濟榨取，朝鮮全國資本百分之八十八，全國耕地面積百分之六十，以及其他產業機關，都集中在日人手裡，故朝鮮人民除極少地主富商外，大都難以過活；每四個農民中有三個是負債的，而利息又高到百分之七十以上（註二）田租又須付出收成的百分之六十。南韓農民在飢餓的邊緣，都渴望着解放，北韓方面就是由於土地制度的改革收得了人心，美軍當局如能對此問題予以解決，自然不難建立起南韓人民的信仰和擁護。

但是結果呢？雖然美當局也很瞭解佃農問題的嚴重，在佔領後也曾採取對策，先是平抑地租，將以前平均谷物產量百分之六十的地租，核減為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三。旋於一九四六年初，前軍政府經濟顧問勃恩斯博士，又會同朝鮮草擬了一個土地改革計劃，按照該計劃，以前屬於日本人的土地，全部分給佃農與小農，分得土地的農民，把四分之一的收穫交給國家，十五年後，土地就歸其所有，但是這個計劃竟被美國軍官目為「愚行」，在朝鮮地主階級與美當局聯合反對之下，不單是這個計劃被推翻，就是所謂減租為三分之一的運動，也沒有實現。因之南韓農民的生活無絲毫改善，反而每況愈下，在日大統治時期，農民還可以向官辦的農村貸款社借款，年息百分之二十四，而現在他們只能向地主和高利貸者告貸，而要負擔百分之六十的利息（註三）了。

一九四六年的大飢饉大暴動，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造成的。南韓米產豐富，不單是可以自給，而且可以輸出。在日人佔領時，南韓除每年供應日本四千萬蒲式爾的米外，還能運濟北韓工業區，現在這一批米全部留在南韓，一九四五年又係豐收，全國收穫了九千萬蒲式爾的米，較一九四四年超過百分之六十，並沒有發生糧荒的理由存在，然而結果適相反，這便是美國錯誤政策所帶來的災難。

原來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國佔領當局宣布撤銷米價管制制度，驅使地主與富商搜購米糧，三個月以後，米在市場上絕跡，黑市米價即狂漲三倍以上；到一九四六年初，韓人要求美佔領當局採取緊急措施，制止食米囤積，恢復管制，但是美當局置若罔聞，奸商依然活躍，因之釀成了大暴動。

一九四二年朝鮮可耕土地面積為四百六十萬日畝，當一九四五年戰事結束時，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的已耕土地，均被日人和朝鮮大地主佔有。一九四六年當日本在南韓的居民被遣返以後，南韓留下來原為他們所佔有的土地，

約有五十萬英畝的稻田和十五萬英畝的旱地，美軍沒收了這些土地之後，並沒有分配農民，都讓有錢的地主奸商收買了去，因之土地集中的現象更為嚴重，現在南韓一千一百萬英畝的土地中（每一日畝合二、四五英畝），三分之二掌握在僅佔人口百分之三的大地主手中，韓國農民半數以上是佃農，他們每年須以百分之四十到八十的收成來繳給地主，事實上較日人統治時期還要苦。

日人以前在朝鮮最大的榨取韓國經濟資源的機構，係東方拓殖公司，為半官方組織，該公司擁有韓國百分之六十的旱地，百分之八十的稻田，和二十五萬英畝森林地帶，又控制了造船業、紡織業、鑛業、漁場、飛機廠、糧食加工廠、煤礦、酒精業；另有附屬機構水力利用會社，一九三四年，該公司擁有土地面積就不下十三萬日畝，其中多數的土地都在南韓。水力利用會社在南韓所控制的土地約有十四萬五千日畝，這個面積，相當於全朝鮮已受灌溉土地的三分之一強。美國軍政府把價值七億美元的大獨佔企業接收下來以後，改名為新朝鮮公司，原來與東方拓殖公司合作的人員依然留用，從前，農民受東方公司的剝削，現在不過名目更易，交稅的方法仍按照日本稅則，這又是為韓人極端反感的一件事。

此外由於物價的猛漲，黑市猖獗，更增加了南韓人民反美的情緒，例如絲綢一碼，須售自二十美元至四十美元，各種美國牌子的香煙，黑市上每條賣到數百美元之鉅。據美國軍政府估計，每個人每月基本食糧的費用平均為七百九十一元，較諸戰前超過一百倍。一九四六年五月間美佔領區內物價指數，以一九三七為基數，達到百分之二萬四千。造成物價激漲的原因，是南北韓經濟交往的切斷，不能相互調劑，以致物資缺乏（註四）。還有是通貨膨脹，日本將敗退以前，通貨大批出籠，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通貨數量僅為三億，但在美軍進佔的前夕，已達八十億元，至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則達九十四億餘元，超過一九三九年的三十倍。

南韓的政治與經濟都已陷入了窒息狀態，難怪金奎植自平壤參加會議回來，要盛讚蘇聯在北韓的措施（註五），謂其情形較南韓為佳，「蘇聯令人自由，而美國則在南韓干與一切，且信任自日本人方面學會貪污之韓人」。美國當局如再不改變方針，即使南韓單獨成立政府，達到表面上所標榜的目的，但其失敗的情況，必將愈陷愈深，朝鮮危機也將愈來愈嚴重，美國將不僅成為韓國的罪人，而且將成為世界的罪人！

論暹羅政變與鑾披汶排華

陳炎

一、鑾披汶與迭次政變

自一九三二年迄今，暹羅共發生過四次不流血的政變，每次發動政變的主角，直接，間接，都是一個人在操縱，在領導。這個人物我們並不陌生，他是唯國主義的倡導者；是暹羅的法西斯軍閥；是戰時軸心的伙伴，戰後盟國的戰犯；更是排斥華僑的鼻祖——鑾披汶松堪 (Luang Bipli Songkran)。暹羅第一次政變是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廿四日，他與披耶帕風等黨國宿老發動革命，挾武力逼使國王拉瑪第七下詔，廢君主專政，行君主立憲；第二次政變是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他又與披耶帕風等，將第一次政變後由披耶帕風所組成之新閣推翻，強令暹王下詔，推披耶帕風出而組閣，成立新政府；第三次政變是在去年十一月八日，他竟由戰犯的地位一躍而為政變的幕後主角，推翻鑾披汶的新政府；第四次政變，亦即最近一次，是在本年四月六日，仍由他唆使一一八政變軍人團發動逼使乃寬亞拜旺內閣總辭職。

上述四次政變，二次發生在戰前，距今已有十五年，是推翻君主專權，創造立憲政體，在暹羅近代史中，被稱為「光榮的革命」，亦是鑾披汶步入政治舞台，達於登峯造極的階段。二次則發生在盟國勝利以後。筆者對戰前二次政變，不擬再在此提出詳述，僅就戰後二次政變經過，因二者有相互關係，特提出評論之。

去年一一八政變，根據政變軍人團的宣言——理由約有二點：一為八世皇被弑案，鑾披汶政府遲不究辦，似有謀殺前王嫌疑；一為戰後新政府內政不修，貪污風盛，人民窮蹙，生活維艱。但這僅是軍人團用作政變的藉口而已。其實鑾披汶之敢東山再起，是有着種種原因的：第一他的戰事同僚，自鑾披汶失勢下野後，多投閑置散，早靜極思動，伺機欲推其出山。其次他本人認為國內外形勢，又是他可以叱咤風雲的時候了，因為他看出國際間，民

註一：漢城輿論協會曾舉行兩韓民意測驗，百分之七十一受測驗者反對兩韓單獨成立政府，贊成單獨選舉者僅百分之五，由此可見兩韓對美態度的一班。

註二：見世界知識十七卷七期美記者筆下的兩韓文內。

註三：同前。

註四：兩韓僅有整個朝鮮百分之廿五，目前生產量最多也要較平時生產低百分之卅。

註五：見聯合社本月七日紐約電。

主與共產二大集團間的鴻溝，越來越深，東南亞的赤色勢力，亦越來越猖獗，而國內叻比里等與其對立的派系，恰好稍具左傾色彩，不但未抑制國內共黨活動，且放縱中共在暹的勢力，所以他相信若在這一時機，祇要表演反共的姿態，美英中三國必不致嫌舊反對，可能還會利用他來鎮守這個遠東的寶倉。這樣不但他可打倒國內的政敵，且可重溫他舊日的好夢了。不僅此也，這被譽為小墨索里尼及東方希特勒的鑾披汶，除敏於觀察時機，倘有更「高明」的政治伎倆，他於一一八領導軍人團奪取政權後，自知國外的輿論對他不利，此時無法取得中、美、英等國的承認，而國內的各大黨，亦可能與其不合作，於是他就利用民主黨巨魁乃寬亞拜旺，出而組閣。他之所以將軍人團冒險奪得的俎肉，親自奉送給從前曾主打倒他，並且把他送進監獄的乃寬；這完全是為了要掩蔽國際的耳目，騙取各國對政變後新政府的承認。因此不得不暫時借重乃寬的民主黨文治派系，以沖淡其法西斯的色彩。在乃寬方面，民主黨的人才雖多，但無權指揮軍隊，以壓制叻比里的「自由黨」勢力，他也不得不借鑾披汶在國內擁有正規軍的潛勢力，並可利用國際對鑾披汶的反感而提高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所以對這份厚禮，當亦樂於接受。事實上，他們二人的合作，是基於政治上的相互利用。不過乃寬未度勢量力，終於在上月六日又遭鑾披汶所領導的一一八政變圍逼其下野，於是僅僅做了四十五天國務院長的乃寬，不得不將鑾披汶給予的厚禮，依然璧還給鑾披汶。果然，鑾披汶觀察準確，利用國際間的矛盾，贏得了各國的承認，利用乃寬作其獲得政權的臨時橋樑，從而抑制敵黨，擴張軍人勢力，現在他的計劃完全實現，這幸運的獨裁者，今日又回復他昔日的寶座了。

二、鑾披汶之新內閣

自四月六日上午八時，由軍人團中四位上校，代表送給乃寬一信，提出

四要求，限廿四小時內答復，否則請其自動辭職，乃竟終於被逼於次日下午三時半即向攝政主席公庫坤納親王正式提出總辭呈。攝政主席於接受其辭呈後，即召見變披汶，授命組立新閣。變氏原允於三日內組成，然遍請各黨各派要員參加聯合政府，但結果被選之各黨要員均次弟婉辭，致新內閣之組織，遭受極大困難，後經渠努力折衝，延至十五日始將新閣勉強組成，茲錄其名如下：

- 國務院長——變披汶元帥
- 國防部長——陸軍中將變披汶納治(政變團首領，乃寬政府原職)
- 國防助理——海軍少將變披汶他哇納(政變團首領)
- 財政部長——披那潘哇匿(華僑丁氏後裔，留美攻商，去年政變後委為上院議員)
- 財政助理——乃沙敏(憲法黨中堅份子，前政府財政部秘書)
- 財政代署——乃彭(憲法黨中堅份子)
- 外交部長——陸軍少將蒙明披里貼他哇納親生(留德攻砲兵，前政變時免職)
- 外交助理——乃勃沙拉信(政變團份子)
- 教育部長——陸軍中將變披汶格提(前變披汶政府時之國防部長)
- 教育代署——乃素吉(朱拉隆功大學教授)
- 內務部長——變披汶元帥
- 內務助理——乃良(民衆黨領袖)
- 內務代署——乃檢查汶那(政變團份子)
- 司法部長——拍嗎奴潘威蒙塞(上院議員，變披汶親時之辯護律師)
- 衛生部長——披那武里叻越(留美攻醫，前變披汶政府時衛生廳長)
- 農務部長——披那拍那奴(上院議員，留印攻森林，現政府年歲最大之閣員，年五十八)
- 農務助理——陸軍上校乃羅吉奴(政變團份子)
- 交通部長——陸軍少將披那尼披猜(政變團首領)
- 交通助理——乃巴徒(下院議員)
- 商務部長——披那嗎海素旺
- 實業部長——陸軍上校，蒙沙羅汪杜尼親王(政變團份子)
- 實業助理——海軍上校，變巴失節干(政變團份子)
- 國務委員——空軍上校蒙昭喇失耶功親王等共九人

綜觀上列名單，吾人即可明瞭暹羅現政府完全由軍人操縱，軍人在閣員名額中竟佔三分之二，舉凡國防、外交、內務、交通、教育、實業等不論文武職之首長皆由軍人掌權。變披汶於新聞組成後，四月廿一日即在國會宣佈其

施政方針，並要求投信任票，經過七小時之劇烈辯論，結果在出席二百五十六議員中，棄權者六十人，變披汶終於以七十對二十六票獲得國會信任。至此，由非法奪取之政權，已經國會認為合法而信任的政府了。因當時國際間對他尚未表明立場，爲了要各國立予承認計，他又在國會施政報告那天，特別招待各國新聞記者，強調暹羅決不實行共產，說明共產主義與君主立憲之衝突，並認共產主義爲亞洲各國之禍患，語中似有將抵禦共產勢力之侵進，這顯然是討好反對共產主義各國，使能繼續承認由渠領導之新政府。至於將來他是否真的反對共產主義，竟或擁護共產主義，那祇有他自己明白。果然，變披汶有先見之明，經他這樣一宣佈，中、英、美、法各國也就先後承認其所組之新政府了。

由於盟國姑息放縱，已造成日本再起，亞洲變色，現在竟又先後承認變披汶的「合法」政府，使東方希特勒復活，尤其介於暹南北二鄰的中國，尙不及時警惕！會幾何時，變披汶由盟國的軸心戰犯，一變爲政變主角，再變爲暹羅首相；又會幾何時，盟國併肩作戰犧牲流血，旨在消滅法西斯，現在仍是這個盟國，却在積極扶植，就是以前要想消滅的法西斯再起，我們無法解答這大敵的勝利者，到底是盟國還是軸心？

三、變披汶以往的政績

變披汶登台後，就自傲的對暹羅民衆宣稱：「余將以過去之成績，作未來之保證」。過去之成績究竟如何？爲使讀者解決這一答案，進而了解其身世「治績」起見，爰將其詳述於下：

變披汶生於一九八七年，早年爲留學法國的官費生，專攻軍事，回國後，服務於陸軍，又爲人民黨中之中堅，自一九三二及一九三三年參加二次政變後，頗受披那帕風之器重，至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年僅三十七歲，即被任爲國防部長，旋又兼職農林部長。自此一時期起，暹羅最新式裝備之正規軍，全由渠統率，且兼任軍事學校校長，更增強了他培植軍人幹部的機會。因之，軍政二界的勢力，日漸擴張，至一九三八年，披那帕風以年老退休，變披汶即繼任國務院長，暹羅國務院是責任內閣，其職權一如英國之內閣，對人民議會負責，國務院長即握有行政上最高權力，故渠自該時起，已掌握統治全國之政權。一九三九年復兼任國防部長、外交部長及內務部長各職，集大權於一身，建立起獨裁政治，威震中南半島。在他政治鬥爭中，

曾被行刺一次，但皆免於難，又以唯國主義為號召，所以暹人號稱鐵漢，有「東方俾士麥克」之稱。

在他執政期內，領導暹羅，放棄親英法外交，不斷進行排華運動，勾結軸心國家，不度德不量力而醉心於對外侵略，鼓吹大泰民族，改暹羅為泰國，妄圖將我國少數民族如：粵之僑、桂之僑、滇之僑、粵之仲家、蜀之僑、瓊之僑，以及越緬之泰族，均應併入暹羅之議論。鑾披汶在二次世界大戰前，早就積極親日，參加防共協定，鼓勵日本南進。歐戰爆發後，與日軍合作下，內則指我僑為「東方猶太人」侮辱驅逐，無所不至；外則覬覦四鄰，兼併馬來北部，（即暹南四省，現正鬧離暹運動）掠奪越南西疆，（即暹佛邦等四省，戰後已歸還越南）。太平洋戰起後，渠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與日本締結攻守同盟，允許日本假道暹羅進攻馬來、緬甸。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正當日軍在南洋節節勝利之際，復領導泰國與英美正式宣戰。同年四月，又派披汶親日使節團團長，到東京謁見裕仁「天皇」，結果獲得二億日元的貸款，並規定泰銖與日元同值，協助日本建立「大東亞經濟集團」。是年七月七日又承認南京傀儡政府為中國合法政府。一九四三年二月於日軍佔領暹羅東後，他更助紂為虐，舉兵三師，侵犯我邊疆，攻陷打洛，見我有備，始畏難而退。至德軍第三次攻蘇前夕，日本首相東條特至「泰國」訪問鑾披汶，感其對日本進攻南洋貢獻殊多，特將暹羅及孟板（Shan State & Mying Pan）二區以及馬來半島中、玻璃市、吉打、吉蘭丹，及丁加奴四州（總共面積約二〇七七〇方哩）割贈予「泰國」。這是鑾披汶主政暹羅，利用戰亂，趁火打劫，向外擴張領土的全盛時期。

鑾披汶畢竟是個敏於觀察，進退適時的投機者，等到日本在太平洋戰事失利，東京接獲空堡暴狂炸，密支那已被我軍攻克，義大利已投降，第二戰場已開闢，希特勒末日已近，東條內閣已倒的時候，他又看準國際局勢將對他不利，於是以緊急勅令被議會否決為藉口，遂於一九四四年七月廿九日宣告下野，出而組閣的新國務院長，也就是最近一次政變，被他推倒的乃寬亞拜日王，乃寬常作鑾披汶的替身，也是被他利用的傀儡，他們二人此去彼來，好像締有不解之緣。

四、鑾披汶之排華政策

暹羅自一九三三年二月廿四日國聯討論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時，即以唯一

的棄權票，表示同情日本侵略我東北，夜郎自大，目無中國，遂起排華之風。迨七七抗日戰起，受日寇之挑撥，而鑾披汶又起而領導，於是排華運動展開，初則禁止華僑響應抗戰捐款回國，繼則對吾僑逮捕驅逐，隨心所欲。至暹戰週年紀念日，吾僑之遭逮捕者，已罄竹難書，即警局亦無法計其確數，二十八天後（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十日清晨三時），鑾披汶又下令警局，動員暹京全體警察，藉搜查鴉片為由，分六區同時搜捕，吾僑被捕者，竟達四千七百另三人之多，捉捕時因囚車不敷運送，乃改用貨車，警員皆荷槍實彈，如臨大敵，氣憤之盛，驚心動魄。結果除保釋者外，被逐回國者計三千三百五十四人，其中越獄潛逃，處死者有之，病死獄中者亦有之，其虐待華僑實開世界排華之記錄。

鑾披汶之排華政策中可謂政治、經濟、文化三管齊下，依暹羅當局解釋，被逐或逮捕之華僑是屬政治犯，因渠等組織私會秘密，圖謀不軌，其次是文化方面的排華，其手段最毒辣，政策亦最具體，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八日鑾披汶命教育部規定華僑兒童，自幼離開起，即須依照法律，用暹羅語教授暹羅語文，不能如前以華語教學，雖華校據理請願，無如取締吾僑教育已為暹羅既定國策，故華校除被關閉外，並無其他結果。總計自五月至十二月被關閉之華校達二百八十五所，次年所有華校幾完全停辦。直至勝利後始行恢復，其間相隔達八年之久，旅暹僑童學子，因而失學或未能受祖國教育者，數以百萬計，懷念及此，吾人豈僅痛心而已！此外為封閉報館，自抗戰第三年七月廿八日，首先以煽動抵制日貨為由，封閉曼谷日報，至九月十日曼谷華僑報館，幾全被封閉，不到十餘天，計被封者有九家之多。至此吾僑在暹之文化事業，已全被摧殘，無一倖免！

鑾披汶尤其嫉妒華僑在暹羅的商業與經濟勢力，於是他就規定經濟國營，挾國營資本，憑政治力量，收購米穀，統制運輸，鐵路局等運輸機關，竟拒絕華僑米商運輸，並執行職業保留法，甚至理髮業及三輪車夫，都強逼華僑放棄，更殘酷者，厥為劃分禁區，不准華僑居住區內，必須立即搬遷，因而傾家蕩產者，不知凡幾。總之，鑾披汶當時做效希特勒，虐待華僑之殘暴，較之希特勒之排斥猶太人，如出一轍，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今日他又從戰犯的地位，藉政變而重復玫瑰宮，唯國政策一如往昔，排斥華僑故態復萌，依公佈國內購米及管制運輸規則，華僑所經營之六十餘家米廠，必須關閉，七千餘工人將面臨失業。米廠國營後，華僑商業經濟持續

絕境。自不准華校懸掛中國旗，已進展到審查華僑教員資格，及勒令封閉華校（現被封閉之華校，已有三十餘所。又最近暹羅政府公佈限制華校之新規定，曼谷一地僅准設華校八所，而現在該地有僑校一百以上，如將來依照新規定，吾華校將無立足之地矣）。由規定每年可移民入暹一萬名，轉變為將依照英美方式處理。前有烏鴉黨之散發排華傳單；現又出現黑象黨專塗華商招牌，並有以和尚名義，散發擁護披汶排華之宣言；更有自稱有黨徒一千八百十八名的國家主義黨，印贈各界白皮書，其內容認華僑有計劃移民來暹，為暹羅之大害。該黨之救國計劃，分為三階段：（一）改革政治，參加政變，驅逐惡勢力；（二）預定二十年內，即可自華僑手中奪回一切商業上及經濟上之勢力；（三）提高暹羅地位，使為強國之一。又在政變時，有人故意捏造，說警局破獲一大規模華僑團體，搜出併吞暹羅之計劃書，一時國內大譁，後雖經警局聲明，但尚有人以為中國真想以經濟方式吞滅暹羅。總之，不論烏鴉黨、黑象黨、國家主義黨、散發傳單也好，塗污招牌也好，反正目的祇有一個，即意在激發暹人仇華，排華心理，明眼人一定知道，這又是誰在幕後指揮。

五、結 論

披汶統治下的暹羅，天戰時，幫兇日本，侵略四鄰，對英美宣戰，向我國用兵；大戰結束，暹羅戰敗，盟國未予深究，竟逃避了戰敗國應得的懲

以色列國的誕生

潘 朔

猶太民族國家——以色列國，終於今年五月十四日誕生了！二千年來成千萬人的夢想，一旦倉卒變成事實，而且是在複雜萬端的國際矛盾與慘酷無比的民族鬥爭之中變成事實，誠然有點令人驚愕和惶惑，它的前途吉凶，也還很難斷言；然而，「以色列人有了自己的祖國了！」這不僅是全世界一千數百萬猶太民族為之激動狂歡而頌為之死！而且，以色列國的誕生，更將被成億萬耶穌信徒看作是「聖經」基督預言的實現而為之雀躍萬千：「天的國一定要完成，全世界將受審判！」這「天的國」的「天」，從嚴格的邏輯論來解釋，應該是「真理之國」，而「全世界人類最後的審判」，這將是所謂「

罰，更使人不解者，這舉世共曉一代梟雄的小墨索里尼，雖其所作所為，往事如新，猶歷歷在目，盟國却姑息又姑息，竟亦脫免戰罪，逍遙法外。暹羅的內閣雖經變換，人事儘管浮沉，但披汶的潛在勢力，却始終無恙，其忠實的黨羽密佈全國，其統率的軍隊仍金甌無缺，盟國既惟恐他沒有改變資本，故意留給他這項武力，披汶自非傻瓜，時機成熟，當然會東山再起，所以暹羅迭次的政變，決非偶然，換言之，是盟國寬待披汶的賜予。

戰後的世界形勢，變得使人不敢相信，昔日我們流血作戰，被打倒的侵略者，現在又一一在興起；尤其遠東變得更加可怕，明知其為昨天的敵人，今天却對它熱視無覩，或竟引為心腹，從而扶植其再起。

我國對日本再起，不論國內輿論，及政府反對之成效如何，但尚有一堅定立場，惟對暹羅政局，國內鮮有直言之論詳述者，政府更作人「尾巴」，承認披汶政府為合法，不啻與虎謀皮，試看今日暹羅又在展開激烈的排華運動，這就是容忍姑息的结果。目前暹羅三百五十萬華僑又面臨昔日的厄運，他們的心情，無論在經濟或教育方面，都岌岌自危，不可終日，呈現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他們現在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準備熱烈歡迎的謝大使身上。希望新大使能帶給他們新的外交政策，以新人應付新局面，不辜負僑胞的熱望，更希望我外交當局，速取保僑政策，尤其要了解我國與別國的利益不同，暹羅的再現法西斯政權，與日本被扶植再起，對東南亞，對遠東，同樣是鼓勵侵略，威脅和平，我們萬不能因為遷就別人，而犧牲了自己！

人民總翻身」的日子，過去靠壓榨他人而獲尊榮榮貴的將被拋出「天國」，而「上帝的選民」——廣大的依靠自己的身心勞動而生活的「義民」，將一律戴上勝利的皇冠。因此，美國和蘇聯之迅速承認以色列國，更被千百萬以色列的民族和信徒們認為真理將獲最後勝利的徵兆。事實是不是那麼合乎理想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就不能單憑感情，而要冷靜地嚴格地去了解現實，才不致犯錯誤。

熱血為誰而流？聖地的羔羊吶！

以色列國，是在阿猶兩族交戰中的巴勒斯坦誕生的，問題的焦點，因此就歸結到巴勒斯坦上來了。以巴勒斯坦「聖地」為中心的阿猶兩族的戰鬥，數世紀來的血淚慘劇，真是太令人心驚阻礙了！如果有那一位「野心家」要搜集這一方面的資料，那麼這門資料室將是多麼廣大才能容納啊！然而，這複雜而持久的紛擾與衝突，在阿猶兩族之間，究竟有什麼不可解決的「世仇」呢？表面上，這位於地中海東岸的巴勒斯坦，所謂聖地，和聖地的中心——耶路撒冷，所謂聖城，對於這小塊土地的爭奪，似乎是兩族長期相斫殺的根因。因為這裏一向是猶太人——以色列的故鄉。從一二四四年起，被回教部族所佔領，在兩族之間就發生爭地之戰。由於雙方宗教上的虔敬和生活中的依戀，戰爭是相當慘烈和堅韌的，是不容易排解的（當然並不是沒有合理解決的辦法），而國際野心家，却利用了阿猶兩族這種糾纏，以控制這歐亞非三洲交通孔道而向「東方極樂世界」進行掠奪。所以有中世紀無數次的「十字軍」戰爭。一五一七年為土耳其所統治，後來一直成為阿刺伯多數民族的疆土，猶太人過着到處流浪的生活，天涯淪落，受盡異邦人的欺凌侮辱，「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那一個猶太人民都憧憬着「不如歸去，我的故鄉啊！」猶太民族的復國運動原非一朝一夕之事了。

然而，並不是所有猶太人都是真正的愛國愛鄉主義者，正像阿刺伯民族並不都是真正為民族而戰的一樣，猶太人的復國運動和阿刺伯人的民族運動，過去會不斷地被少數上層領導者所利用，利用猶阿兩族最大多數真正愛國的熱血平民，在虛構的美名之下驅使相殺，替他們自己造成地位；利用這種運動與鬥爭，擴張自己在政治上宗教上及其他方面的勢力；進而和列強討價還價。因此，除了少數野心家的升官發財之外，兩族間的戰爭，對廣大人民，一向毫無利益。同時，帝國主義列強，却利用這種鬥爭，往往還醞釀和挑撥這種戰爭，以便利自己的侵略。為此，英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階段，為利用猶太民族的人力物力，而由外相貝爾福發表宣言，支持猶太民族復國運動，援助各地被排斥的猶太人回返巴勒斯坦；那時，天真的猶太人民，也會認為英國是他的救主，希望在它的幫助之下，建立一個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人間的天國」——以色列國。大戰之後，一九二三年九月，英國正式接受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開始幫助猶太人移植。善於資本主義的經營的猶太人，在東地中海沿岸和未脫游牧經濟階段的阿刺伯居民之間，開始發生衝突；為了便於殖民地支配，這種衝突是利於帝國主義者的；因此，帝國主義者

更從而挑撥助長，致自一九二九年起不斷發生嚴重的衝突。那時，蘇聯正在埋頭「國社主義的建設」，英國支持猶太人，美國則多方面從事拉攏，以便深入英國人支配下的近東和中東。法西斯的義大利，欲以地中海為自己的「內湖」，納粹的德國，也有復活三B政策的野心，甚至日本也對「聖地」特別關注起來，他們主要是在阿刺伯反動上層拉人和散佈法西斯細菌，激化排猶暴動。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巴勒斯坦的阿猶之爭，已日趨劇烈和日趨複雜，無辜的忠良的熱誠的阿猶二族人民之血，徒然地為帝國主義者的爭奪而白白地流着。

英·美·蘇列強聲勢的消長

整個近東和中東，一向是英國統治勢力範圍，英國統治者從猶太恐怖主義者和泛阿刺伯主義者中間，收買自己的嚙噬，並且分別向他們誘引，答允猶太人建國，同時又允許保證阿刺伯人的特權，從而挑撥離間阿猶二族，在雙方衝突流血上面，鞏固自己對他們的支配地位。然而，二次世界大戰，盟國為戰勝法西斯而提出那許多動人的宣言和允諾，蘇聯在全世界影響的擴大，各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發展，使巴勒斯坦的阿猶二族人民開始覺醒，對於他們當前共同的壓制者——巴勒斯坦委任統治者——英國及其駐軍，一致要求迅速撤退，這樣就發生了強大的反英鬥爭。顧到整個近東中東在恢復不列顛殖民統治的重要性，及阿刺伯人在近東中東的優勢，英國人開始有計劃地和阿刺伯各國上層反革命派結合，發動了一連串的泛阿主義運動，支持阿刺伯聯盟等，一方面以阿刺伯大地主大教主資本家階層來壓制阿刺伯人民大眾的解放運動，一方面用泛阿主義等煽動反英反共反蘇防美的鬥爭。

然而，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近東中東代替英國而逐漸佔得支配優勢的，却是美國的勢力。美國利用了戰時及戰後種種有利條件，壓制了英國，並把英國從那裡排除出去。美國一方面和英國簽訂「連串的條約，如在波斯灣、巴士拉與海法之間敷設油管等等，與英國「平分」在那裡的權到，作為「援英」的交換條件，並進而準備利用巴勒斯坦各港口作為新的輸油管的終點。美國不僅分取了英國在近東中東的權利，而且直接和當地土著統治階級談判，排除英國的勢力，獨占了沙地阿刺伯的無數大油田，最近更進而和敘利亞、埃及等國談判石油權利問題，準備在阿刺伯敷設石油運輸管。應該指出的是，美國在這些國家的活動，決不限於石油權利的分取及獨佔，也不限於經濟上的

擴張，而且特別是在戰後三年來，不斷地展開對中東政治上和戰略上的擴張，毫無疑問，這種擴張運動是在「防共」「防蘇」的煙幕之下進行的，因為這可以避免過分直接刺激英國和土著各民族，而且也使他們的擴張行為更加「合法化」。

當然，這裡不能忽略蘇聯政治影響在這一方面的擴張，不要說整個近東中東，單就巴勒斯坦問題而言，蘇聯顯然在這幾年來會化過不少心血，去爭取猶太人和阿剌伯人民大眾對蘇聯的好感。正因為蘇聯在這裡迄未有怎樣形式上的成就，沒有在這裡取得任何經濟和政治上的特權，更沒有獲得軍事上的特殊地位，所以猶阿二族最多數人民，反而認為蘇聯對他們無所貪圖，自然它的援助較為可靠。這可見蘇聯在這一方面，「精神上的收穫」還是相當重大的，也是最確定的。

獨立分治，聯合國的決議

由於二次世界大戰後上述種種新的情勢，英國對巴勒斯坦——乃至整個近東中東，開始新的姿態，一面作形式上的撤退，一面挑撥起新的不斷的戰亂，以繼續維持其支配地位，而在國際上則玩弄其傳統的外交技術。它把巴勒斯坦問題提交聯合國處理，宣佈放棄委任統治權，同時靜候其他機會，主要的是利用阿剌伯國家的上層份子，以繼續保持中東近東，這大不列顛殖民地系統的生命線。

當去年十一月聯大舉行特別會議之時，蘇聯代表為擴大自己的影響，會堅決主張：成立猶太和阿剌伯獨立國（巴勒斯坦民主共和國），對雙方都賦與平等的權利。蘇聯代表宣稱：「只有獲得雙方同意，才能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然而，這主張雖然符合理想，實際上巴勒斯坦猶阿二族的衝突已因英國長期支配而到了無法協調於同一國家之內的地步。這個建議自然沒有成立。因此，退一步的建議，即將巴勒斯坦劃分為兩個獨立部分，使猶太人民和阿剌伯人民按照各自要求，建立自己的政府，進而在密切合作的基礎上，發展國民經濟及文化。這一建議，是美蘇一致的。因此在聯大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蘇聯認為這是符合猶阿二族需要的解決辦法，因為猶阿二族的政治與文化水準都很高，任何託治制度都是不適合的。美國當時也力持這個建議，但蘇聯報則指美國支持分治計劃，「不過是一種策略，目的要引導公眾輿論走入歧途。」他們甚至指稱：「美國瞞着聯合國，却在背地裡進行種種陰謀」

，竭力阻撓建立兩個獨立國的計劃，因為這顯然是美國軍人及實業界人士所不願意的。」今年五月廿一日大公報社論也指出「美政府在軍方有力的反對下」，於同年十二月一日打銷了前議，重新恢復託管的討論。可是，到了今年五月十四日，「美政府又一變而突然宣布承認以色列國」了。美國態度這樣一變二變三變，固然足以反映它對於巴勒斯坦問題的過分關切以至舉動失措，但在本質上，「萬變不離其宗」，有如美國前任內長伊克斯自己所說：「不管走到何處，美國的政策總代表著一種石油王國的政策」，蘇聯「少共者真理報」却不客氣地說：「阿猶二族的獨立邦如果真正實現，對於該地美國石油及軍事戰略計劃，是一個致命的障礙。這便是美國要在巴勒斯坦繼續造成衝突，紛亂及民族仇恨的原故」，反轉來說，蘇聯緊跟着美國承認以色列國，這豈不是就在促成「阿猶二族的獨立邦」，使美國在那裏達到「致命的障礙」嗎？但是，這裡可不能忽視英國的活動。

以色列國怎樣誕生的？

英國終於不能不按照聯合國會議的決定，從巴勒斯坦作象徵撤退而結束其委任統治了。它在今年四月二日把巴勒斯坦問題提交聯大，聯大特別委員會經過調查後，提出分治計劃，內容是：一、阿剌伯邦包括加利西亞西部、沙馬利亞、猶地亞山地（除耶路撒冷）及自伊薩淡及埃及邊境的沿海平原；二、猶太國包括加利西亞東部，大部分的沿海平原及包括尼加巴全部的俾爾克巴區；三、耶路撒冷自由市，由國際託管。二次聯合國大會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了分治計劃，猶太民族自然狂歡準備復國。雖然美國軍人及實業界反對結果，一度反對分治，他們企圖利用自己在聯合國的優勢，通過託管制，由美國代替英國而成為巴勒斯坦單獨的「保護者」；在轉變過程中，傳說英美與阿剌伯各國統治者之間曾獲致妥協，美國允許保存英國某些特權，並使阿剌伯上層佔些便宜。但是猶太人決不是傻子了！他們的復國運動積極進行了。首先是三個猶太「哈格那」與「伊爾根」兩個武裝團體的合併。（哈格那是半公開的猶太軍事組織，反英，人數約有六萬至八萬。伊爾根是極端民族主義的恐怖團體，偏狹地反阿，為此會不惜與英國人合作破壞阿剌伯民族運動）。接着，在四月一日成立以色列臨時政府，推巴勒斯坦猶太國民委員會主席古利翁為內閣總理兼主席。同時在美蘇及其他各國的猶太人也利用各種地位展開有利於以色列建國的運動。

五月十四日，由巴勒斯坦猶太人選出代表組成的猶太民族國民會議開會，宣布根據聯合國大會去年十一月廿九日決議，公告成立獨立的猶太國——以色列國。會議決定在（依照不得遲）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由制憲大會擬定的憲法）合法選舉產生國務機關成立以前，本會議作為臨時國務會議，其執行機關將為以色列國家的臨時政府。這會議聲明以色列國家當開門歡迎散處各國的猶太人遷居入境，當促進國家的發展，為所有一切居民謀福利；當以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原則為基礎；當保持不分種族、宗教或性別的一切公民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完全平等；當保障信仰、宗教、教育、文化和言語的完全自由；當保護所有一切宗教的遺跡和聖地的神聖性和不可侵犯性；當遵守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該會議並聲明：以色列國家願意與聯合國的各機關及各代表通力合作，以貫徹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廿九日的決議，並當作一切必要的努力，以確保巴勒斯坦全境實行有效的經濟聯盟。會議呼籲以色列國中的一切阿剌伯居民恢復和平生活，為他們作為公民享有不能讓渡的平等的權利，以見他們在本國臨時和永久政府機關中保有適當代表的基礎。會議最後還向所有各鄰邦及其他各民族人民建議和平共處，請大家與以色列國合作以謀共同福利。——這就是明白寫在以色列國獨立宣言上的光輝的字句。

在古利翁這六十二歲的老革命家宣讀這獨立宣言之時，四百個著名的愛國份子當場激動而涕泣。接着十三個閣員在宣言上簽字，十六日晚上，猶太復國運動大會一致推選久被視為猶太復國運動之象徵的魏茲曼為首任總統，這位七十三歲的老翁，還流亡在紐約呢。這樣，戲劇性也是歷史性的以色列建國是告成了。並且立刻就獲得美國、蘇聯及東南歐若干「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承認。然而，接着的就是猶阿二族慘酷的「正式宣戰」！

以色列之謎及其答案

以色列國一成立，美國立即予以承認，使英國對阿剌伯國家的活動發生效力，五個以上的阿剌伯國家的軍隊，聯合作戰，進攻以色列國，在英國全力支持之下，阿軍在各方面佔有優勢，使這新誕生的國家，處於兵荒馬亂的危岌之中。耶城的猶軍向阿軍投降，埃及陸空軍兩路進逼新國首都台拉維夫，敘利亞伊拉克軍隊又在北境會師。而在經濟上暫時也遭遇到和軍事上同樣嚴重的局勢。據五月十五日羅馬共和報揭露，英國和外約旦之間已成立關於巴勒斯坦的密約，援助外約但軍進駐巴勒斯坦，實現英國製造以外約但國王領

導的大敘利亞計劃的第一步。英國企圖利用巴勒斯坦目前局勢，以加強他在這個具有極大經濟與戰略重要性的地區上的地位，英國故意擴大阿剌伯國家之間的紛爭，並且企圖建立一個新的與埃及和伊拉克對立的國家。五月份的「聯合國世界」雜誌，更透露出英阿密約的九條內容，主要的是：一、巴勒斯坦土地由敘利亞、黎巴嫩、外約旦和埃及瓜分，被瓜分領土的阿剌伯人民即取得合併國的國籍；二、阿盟担保能滿足阿剌伯各方面的願望，並保證消滅猶太復國主義；三、阿軍進攻巴勒斯坦的地點隨後再議，其目的務須避免任何國際干涉；四、外約旦王國的領土應擴充到地中海海岸，英國得和外約旦談判長期條約，在海岸獲得基地，以保護中東的英國利益；五、阿剌伯國家應聯合的或個別的與英國簽訂軍事同盟條約，尤可英軍在發生緊急事態時，有權開入阿剌伯國家。現在英國「支持阿方」的態度更為明白了，其實所謂「支持」應該是「利用」。

當美國對巴勒斯坦問題態度一變三變這過程中，蘇聯態度倒是一貫的。猶太人知道他們建國，至少可得蘇聯的支持，就企圖乘機來一個既成事實，爭取美國的支持。固然，美國立刻搶着承認了。蘇聯宣布「希望猶太人民獨立國的成立，有裨於巴勒斯坦與近東的和平及安全，並深信蘇聯與以色列國的友誼必能順利發展」，據美國聯合社五月十七日倫敦電：「蘇聯此種承認未附何種外交的或其他的條件，其範圍自較美國的承認為廣。」接着，波蘭、捷克、南斯拉夫等親蘇國家也都承認了。蘇聯在這一方面的外交上的新成就，對於它在今後近東中東的政治影響是很大的。現在第二步，蘇聯和美國共同要求聯合國迅速阻止猶阿戰爭，以實現巴勒斯坦的和平。很明白，美蘇英國之間在聯大上也將為此而展開活動。

其實，猶太人民中間，極大部分都不願和阿剌伯人作戰，他們希望巴勒斯坦從帝國主義者的任何控制下解放出來，獨立建國，與阿人和平共處。同時，阿剌伯人實際上又何嘗願意跟猶太人作世世作戰？他們同樣願與猶太人合作，使近東中東從帝國主義控制下解放出來。只有他們的領導者，是對外勾結帝國主義對內實施壓榨統治的，並企圖從戰爭中擴張勢力。今天局勢已更加明顯了，只有猶阿兩族人民的覺悟團結，聯合世界上真正和平民主的勢力，才能使「真理之國」早日完成。

★ ★ ★ ★



懲罰日本一級戰犯問題的討論

亞東協會爲了研討日本一級戰犯的懲罰問題，特就戰犯定義、東京審判的觀感、及懲罰的主張數項要點

(附後)，徵求國際公法家，日本問題專家的意見，茲將收到的各件，彙編如下：

- 一、戰犯定義的檢討：(1) 戰犯定義的演變；(2) 東京法庭與紐倫堡法庭戰犯定義的比較；(3) 日本戰犯應包括那些人。二、對東京審判的觀感：(1) 現行東京審判制度是否合理；(2) 對檢察工作的觀感；(3) 對辯護工作的觀感；(4) 對審判工作的觀感。三、對懲罰的主張：(1) 懲罰戰犯的意義；(2) 怎樣懲罰日本甲級戰犯；(3) 怎樣處置其他的日本戰犯。

邵毓麟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美、英、蘇、法、澳、加、荷、紐、印、菲十一國檢察官，在前年四月二十九日提出了對東條等二十八名日本甲級戰犯的包括五十大罪狀的公訴狀，同法庭於同年五月三日起開始處理，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年又十個月。中間有松岡、永野二名因爲死亡，大川一名因爲患神經病，而被免訴；對於其餘二十五名的審判工作，經過了將近二年的長時間，已告一段落，據傳於本年七月即將宣判。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事件，這一宣判，無疑是揭曉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首要的人類叛逆，是否終於受正義的制裁的境界；同時也是顯示是否對侵略者的優容而孕育着揭曉未來和平秩序的分水嶺。這在飽嘗日本侵略的慘痛，祈求着不再出演這幕人類悲劇的亞東各民族，特別值得作深切的注

視。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成立，其主要的根據，有如盟總於前年一月二十九日發表的聲明中所說，是在波茨坦宣言第十條：『我人對日本人，無意奴役其民族，滅亡其國家，但對於包括虐待我人之俘虜在內之一切戰犯，將加以嚴重之懲處。』可是在我人看來，這個法庭的成立根據，同時還在波茨坦宣言第六條：『我人認爲非至不負責任之軍國主義被逐於世界，和平安全與正義之新秩序即無由產生，故凡欺騙日本國民使其誤犯征服世界之舉之過錯者，其權位與勢力必須永遠消滅。』因爲在後者中，不但明示了對『一切戰犯將加以嚴重之處罰』的理由，同時對所謂『一切戰犯』，也暗示了較之從來國際法上所謂戰犯更廣泛的新的定義。唯有同時在波茨坦宣言這兩條規定中，才能正解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的意義；也唯有這樣，我人才能尋出十一國檢察官的公訴

狀乃至季南首席檢察官前年六月四日「冒頭陳述」的正確的論據。公訴狀的骨幹爲下面三點：(一) 違反和平罪；(二) 違反戰爭法律罪；(三) 違反人道罪。季南在其「冒頭陳述」中說：『這次審判是「文明的抗爭」；被告們企圖破壞民主主義及其本質的基礎，即人格的自由與尊嚴，實行世界的支配與統御，而使日本國民成了奴隸化的犧牲；這次審判的目的不在復仇，而在防止戰爭；國家的首腦者，在其公的資格上所犯的罪受審判，是歷史上的創舉，但是國家本身是不能實行戰爭的，責任在個人；並非爲了追究戰罪而製造了新的法律，不過是把久已在世界人類的理性及良心上認爲犯罪行爲的，加以追究而已；侵略戰爭是一種犯罪行爲。』這些主張，如果僅僅從波茨坦宣言第十條去看，是很難找出明確的根據，必須從第六條中才能找出其正確的根據。波茨坦宣言是盟國處理戰後日本的大憲章，

對於日本戰犯的處理，當然也應以波茨坦宣言為準繩。這次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受審的日本甲級戰犯，沒有一個不如公訴狀所說：『違反國際法及國際條約，計劃、準備、開始侵略戰爭，同時犯下了無數違反人道的罪行。特別是他們都是為了確保全世界的軍事、政治、經濟的支配起見，與德、義兩國共謀，計劃乃至開始侵略戰爭的陰謀的指導者、組織者、教唆者乃至共犯。』總之，他們不但是波茨坦宣言第六條所說的『欺騙日本國民使其誤犯征服世界之舉之過錯者』，其權力與勢力必須永遠消滅；並且是第十條所說的『戰犯』，必須加以嚴厲的處罰。如果對於這二十五名人類的叛逆，不處以極刑，則等於容忍『不負責任之軍國主義』可以不『被逐於世界』，也就是等於自己否定『和平安全與正義之新秩序』的產生；這樣，顯然是對波茨坦宣言的違反；同時，將如季南所說，法律也將成為笑柄了。

二

王丕承

審判戰犯是戰勝國對戰敗的侵略國軍民的處罰。我們從前實在沒有處理戰犯的前例，當然沒有處理戰犯辦法的成規。一朝勝利來臨，曾經給與承辦戰犯業務的人以甚大的緊張，而由王亮疇先生等邀請駐華十數國的外交使節在重慶組織國際戰犯委員會遠東分會協助我們處理戰犯。這是過去的事實，無所用其掩飾。

因為日本侵略是國際性的，所以因為侵略戰而產生的戰犯也有國際性，所以審判戰犯不完全用本國的法律而有其卅三條的通則，並且基於此種通則特設了與一般法庭不同、與一般軍事法庭不同的審判戰犯軍事法庭。至於主持戰犯政策的

，由內政部秘書處、司法行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戰犯委員會遠東分會等六個機關組了戰犯處理委員會。在日本方面審判廿五名A級戰犯的有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B、C級戰犯的有橫濱戰犯軍事法庭。A級戰犯中國方面由梅汝璈、向哲濬兩位負責，B、C級戰犯中國方面由王公五、董維綱兩位負責。主持政策的當然是麥克阿瑟將軍，因為審判的結果還要由彼覆核。

因為日本的侵略係由日本政治導演，所以檢討因為侵略而產生的戰犯的罪行往往需要與負責責任的政治問題對照。因之處理戰犯就不能離開政治範圍，又因國與國間的關係微妙，處理戰犯也免不了微妙的作用（例如釋放緒方竹虎等數十名），在這種作用下處理戰犯就有若下的權衡和折衷：有的地方徹底從嚴，但並不取普遍的報復；有的地方示以寬大，但絕對不是畏懼的示弱。辦法的用意是殺一以儆百，寬大的着眼是對於不必殺的予以感化。這可能是處理戰犯和處理普通罪犯爭差之點。從心證的方面講，侵略到中國領土的壹千萬日本軍民中，有幾個沒有犯重大的罪惡！就是沒有出日本國門的日本人，又有幾個不是滿腦袋的侵略思想，甚或有幾個不會主持或參加侵略工作，或贊揚皇軍侵略的聖戰，而不應當受戰犯的處刑？再嚴格的說：從明朝的倭寇事件起直到民國卅四年日本投降止，整個的日本人中對中國之不犯戰犯卅三條條款之一的實際上能有幾個？但是如果全般的法辦，不要說監獄的面積耗費了我們幾省的地皮，囚糧增加了我們的糧荒，檢察和審判的工作需要數十年或百年；假如審判的結果有一千萬名戰犯需要執行，就更拖得我們够受了。這種辦法姑無論事實上辦不到，（中國引

渡侵華要犯影佐祜昭數次東京的盟軍總部就未准放行）就辦得到，我們就難道不從歷史的記載、國際的批評、民族的感情、和可能的不可避免的國際將爆發的世界大戰中國策遂行上，加以考慮，而對於清算這次血債是一個限度，不必一定要寬報一個徹底，仇報一個徹底，人家來我個半斤，我非還八兩不可嗎？難道說冤不該報，仇不該復，說一句全面投降，就當真的殺人不過頭點地的既往不究嗎？這就要檢討我們自己提供罪證的成績如何了。審判戰犯萬萬不能缺乏真憑實據的罪證。記得在卅五年爲了提不出若干戰犯，擺不出若干罪證，爲了要供給國內外戰犯軍事法庭以充分的戰犯與其罪證，政府曾派遣了中外專家，攜帶招請告狀的文告，分赴東北、華北、華中、華東、華南各地，商請當地官民據實控告，並直接搜集罪證，當然有了若干的收穫，可是「敵寇殘燒槍殺姦淫擄掠無所不爲」等一類的空詞並非少數。專家們當時質問是誰何查了誰何？事件發生在某地某時？誰何如何的殺了誰何？傷了甚麼東西？東西有甚麼記號？原告方面不能肯定的指實，甚至連犯罪者的完全姓名都說不出。試想這種控告如何受理？受理後這種血債如何清算？所以最初的戰犯名單上竟有若干類似「戰犯嫌疑犯鈴木、名不知、犯強姦罪、時期不知、地點不知、被害人不不知、」等等記載，而最終不得不予以存疑。大抵這種情形不外（一）家醜不肯外揚；（二）根本上就沒有作打勝仗審戰犯的準備，沒有保留侵戰罪證；（三）年深月久，人證流離死亡，物證湮滅；（四）敵寇消滅罪證，等等所致。從一九一八算起，被日本人侵佔十四個年的中國，遭受毒害的人證物證，照常應應當如山之高如海之深

，而所得的結果出人意外若此，真使處理戰犯的人莫措其手。在非有確實罪證不能定讞的審判戰犯情況下，確實的人證物證均極難得，所以一千萬侵華之日本軍民中，被檢舉者人數極微；加入在日本國內的大官連和秋田案的戰犯，總共也不過數百名而已。這雖然怪民不告官不理，其實憑空擬斷，那能想出好的道理。相反的，縱欲不從寬大，轉而其道莫由了。所以要把握戰犯的事辦得有聲有色，還得國人趕緊提出充分而確實的罪證——人證或物證。心證是不合審判戰犯條文的。本人在東京的軍事法庭旁聽了若干次，對於用英美法一節，印象甚為良好。東京法庭之所以用英法法，雖基因於大權在美國人手；但其一面有步驟的審處戰犯，一面以民主開明的範例教育日本人民，其用意極佳。此外如檢察官的檢察程序，和審判官的作風，均極優美。但被告辯護士當庭玩視審判官（如某辯護士當庭攻擊首席審判官SIR W E B B云：你明天就去職了，明天就不能再坐此位當審判官了之例）就不敢領教了。

本人的談話提要如後：

- 一、法辦的用意在殺一儆百；
- 二、寬大的着眼在感化不必殺者；
- 三、審判戰犯要基據確實的罪證；
- 四、英美法甚開明，但律師對審判官不應玩視。

三 趙南柔

遠東審判的法源為波茨坦對日宣言第十條：「對於包括虐待我等之俘虜在內的一切戰犯，應加嚴厲之處罰。」此這僅說戰犯必須嚴罰，却不涉戰犯的定義。同樣，去年七月十一日遠

東會發表的「對日基本方針」，在「政治」一項的第二款「戰犯」中，也只說「對聯合國俘虜及其他人民，會加以殘暴行為的一切戰犯，必須加以嚴罰」，對戰犯定義也沒有明示。

那末所謂戰犯，究指怎樣的人？在二次大戰前，國際法所謂戰犯，似僅指違反一般戰爭法規者而言。例如海牙陸戰法規等的違反者，是戰犯。但這「戰犯」僅為軍事上及法律上的術語，而根本不包括有對他作「道德上的責備」之意；當然更不包括「破壞和平罪」和「違反人道罪」等的意思在內。但是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的倫敦宣言以後，戰犯的定義似乎一變了，包括「破壞和平」和「違反人道」等罪了。所以戰犯定義，可說是英美法蘇於一九四五·八·八在倫敦訂結的追訴歐洲軸心國主要戰犯的協定，才有了變更，才有了進步的。

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起開庭的紐倫堡法庭，對納粹主要戰犯二二名的起訴理由，為四項：一、共同計劃及陰謀罪；二、破壞和平罪；三、違反戰爭法規及慣例罪；四、違反人道罪。而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開庭的法庭對日本主要戰犯二八名的起訴理由，則有三項：一、破壞和平罪；二、違反一般戰爭法規罪；三、違反人道罪。雖然項目多少不同，但實質上是一樣的，都是把「破壞和平」與「違反人道」的罪名加入戰犯定義中的；並且共同計劃及陰謀罪，在遠東法庭，是把他包括在破壞和平罪中的。

那末，第二次大戰後聯合國對戰犯所作新的定義，妥當嗎？戰犯辯護人方面表示不妥當其所持理由是：一、「法律不溯既往」；二、「罪刑法定主義」。這是說，無論波茨坦宣言，倫敦處

罰戰犯協定，乃至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條例，都在被告的行為發生以後才制定的，所以不能溯及既往；而且在這些文獻中也無「何罪」、「何刑」的規定，所以不應處罰。

但是這種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誠如季甫所言，如果對於曾向全世界計劃并實行殘酷的侵略戰的責任者，說文明國不能加以處罰，將是世界和平的全部毀滅，法律也將成爲笑柄。而且日本的投降是無條件投降，聯合國當有權根據波茨坦宣言而對日本戰犯作一切措置。何況，就是看第二次大戰前歷來的情形，法律在審判一切戰犯時，也並不是法律家的技術的嚴格應用，和既成原則的嚴格應用。如果引用美國法律家「Merrill」的話，則審判戰犯時的法律，較之普通所謂法律，應是更具有「力學」的意義的社會現象。可見不能拘泥於既成的法律。

關於日本戰犯應包括那些人？我以為遠東法庭審判條例的規定，沒有什麼不當。這條例中把日本戰犯分爲A、B、C三級：「違反戰爭法規罪」及「違反人道罪」的直接下手者爲C級；其直接的責任者爲B級；包括「破壞和平罪」在內的戰爭犯罪者爲A級。凡是屬於以上三級的戰犯，都應審判及處罰，固不必說；問題只在怎樣才能確定他是A級？B級？還是C級？這是檢察官的一個極重要的技術問題。如果在這問題上沒有定見，就會發生「網開一面」的弊漏，去年八月底A級戰犯鮎川義介等十五名，以及九月初中島知久平等八名的被釋，乃至不久以前谷正之等二十名的決定釋放，主要的毛病都是出在這點上。現行遠東法庭審判制度，最主要的一點，便是完全採取所謂海洋學派，即英美法，特別是剛

犯。因爲，如果以土肥原爲例，誠如秦德純將軍在法庭作證時所說：「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都知道土肥原是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元兇」可是假定沒有證據可提出，或則雖提出而不充分，是不是土肥原也可以輕輕釋放，或者處以很輕的刑罰？當然是不合理的。特別是日本戰犯，他們具有潭滅證據的「天才」，所以如果完全要側重證據法，要拿「真憑實據」來作判刑的根據，更不能認爲妥當。所以我主張遠東法庭在判刑之前，應充分重視被侵略國人民的輿論。並且，盟總在菲律賓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底審判山下奉文時，似乎已相當重視當地馬尼刺的輿論的——當時馬尼刺的報紙都主張判山下死刑。我們希望遠東法庭判這受審判的二十五名A級戰犯時，也能仿山下的前例，充分尊重被侵略國人民的輿論。

關於辯護工作，被告辯護律師有日本人，還有兩洋人。日本律師，除清瀨外，都是與所担任的被告有特殊關係的人，至於清瀨一郎，則係被追放公職的人，可是他担任東條的辯護，而且是日本辯護團團長。在遠東法庭爲東條辯護，這是不是也屬於「自由職業」之類，而不涉公職？最可笑者，西洋律師也特別賣力，像土肥原的辯護律師美人窩倫 Warena，竟至因向秦德純作反對質詢，而鬧到「拂袖而去」，這種心理，真不是平常人所能了解。

四

潘世憲

東京軍事法庭的設立，根本就是不合合理的。因爲這法庭所審判的是陰謀、計劃、發動執行不宣而戰的戰爭的兇犯，在這些兇犯的腦子裡，根本

他們目的在奴役世界上其他一切民族，當他們實行戰爭計劃的時候，他們用盡一切殘酷的手段。到了他們陰謀失敗，戰爭失敗以後，恐怕連他們自己也沒有夢想到，會有這樣一個講理執法的寬大溫和的法庭來慢慢審理他們。這便怪不得戰犯辯護團團長清瀨一郎要強詞奪理的說：「論戰爭中的罪人罪，要算美國投在廣島的原子彈最兇，這種殺人罪到底算不算！」

這是以寬容的溫和的法庭審理那些早已拋却了理性，廢棄了法律的兇犯的必然的結果。倘若東京法庭的法官們再不回憶在戰時死亡的幾百萬戰士和成千萬的無辜人民的慘況，那末恐會失盡懲治戰犯的宗旨，反給與將來發動戰爭者以鼓勵。

五

宋越倫

(一) 戰犯定義的演變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即有戰爭之存在，愈是原始時代，人類對於戰爭之法律觀念愈不明顯，以戰爭解決爭端，勝者爲王，敗者爲寇，並無任何不合理的感覺。

隨着人類文明之進展，戰爭的殘酷與毀滅性亦與日俱增，而人類理性與良知發達之結果，對於戰爭之必須約束與防止，在近世紀以來，亦已成爲人類共同的呼聲。

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戰爭之是否應視爲犯罪？以及戰犯之含義應如何確定？迄無明白之法律範疇。即在遠東國際法庭各國法官中，至今亦有一二人不認戰爭爲犯罪。蓋以法律之趨勢言，十九世紀以後，國家主義勃興，一般對戰爭一事，殆已不認其爲犯法，唯求其合乎人道而已。

然自原子彈發明以後，人類文明已漸空前毀滅之絕境，苟不于此際對二次大戰之戰爭犯罪加以嚴格審理，以確定一國際法之原則，則未來人類歷史，將遭遇空前危機，殆可斷言。

故確定侵略戰爭爲犯罪，以及對一般策動侵略，違背和平之戰爭罪犯，加以嚴厲處罰，俾以此次裁判爲根據，建立一完備之國際公法體系，以防止戰爭，挽救文明，其意義實甚重大。

至於「戰犯」定義，亦須俟東京裁判確定以後，始能確定。蓋在一八九九年海牙會議以前，普通對戰犯之定義似專指在作戰期間違反一般戰爭通例（其後演變爲陸戰法規及一般慣例）對於敵國以及敵軍所屬之不當（背信）殺傷而言。此後由於國際條約以及戰爭法規之逐漸成長，迨至此次戰後，其意義已有顯著變更。

茲先就戰爭法規之成長過程說明如下：

(A) 一八九九年海牙會議之「國際紛爭和平處理條約」規定，國際紛爭須以和平方式加以處理，由親交國居中調停。

(B) 一九〇七年海牙會議，除確認一八九九年「和平處理條約」外，並規定「敵對行爲開始有關之海牙條約第三號」凡「無宣戰或其他明白而又事前之通告，不得開始戰爭」。

(C) 一九一九年首次大戰後，戰勝國會協定「凡違反國際法者，應被視爲必須付之裁判之犯罪」。

(D) 一九二四年「日內瓦議定書」規定「侵略戰爭爲國際的犯罪行爲」。

一九二七年，前項議定書經國聯第八次會議全體通過。

(E) 一九二八年哈伐那汎美會議決議：「

侵略戰爭為構成對於人類之國際犯罪」並謂「所有侵略均應視為違法，此種因侵略而構成之違法，必須禁止」。

(F)一九二八年巴黎簽字之凱洛、白里安條約，其中第一條規定：「國際紛爭之解決不能訴之戰爭，」第二條規定「國際紛爭必須以和平手段加以解決。」當時雖未必即認「國家政策手段之一戰爭」為犯罪，然至少已反對「以戰爭為遂行國策之工具」，而將侵略戰爭置諸法律保護之外，而認定其為違法。

迨至二次大戰以後，戰犯之定義已由狹義的戰爭法規違反而到達：(一)違反和平；(二)違反人道；(三)違反一般條約、戰爭法規、以及國際慣例之罪。根據紐倫堡以及東京裁判之起訴書，則以上三罪，不論其為指導、組織、教唆或共犯，凡已遂行之一切行為，均須共同負責。被告不能藉服從政府或上級命令為理由，推卸其犯罪責任。紐倫堡審判並已確定侵略戰爭為違法，除國家外，其一切行為並須由個人負責。故就一般情形而言，決定性之「戰犯定義」，必須俟之于東京裁判全部確定以後，始能確立。紐倫堡以及東京裁判對於人類文明前途之重要性，即在于此。

(二) 對於東京審判之觀感

A、對於審判制度之觀感

在制度方面，東京國際法庭採取英美系之陪審及質詢制度，在此種制度之下，檢察官與被告處于同等地位，被告律師或檢察官可以任意質詢，此與遵循大陸系之我國，情形頗有不同，蓋迄今為止，我國司法制度以檢察官代表國家，與審判官處于同等地位，審判官之意見，有時不承受其影響。故以法律之立場言，國際法庭所採取者

應較進步，蓋于輾轉論辯之中，真理不難發現。不獨在人權保障上，有其獨到之處，即對被告犯罪行為之真相，亦可因此獲得大白之機會。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國際法庭本身之組織難免受到國際政治變動的影響，所以最後的結果如果對黑龍江滿洲的日本戰犯竟採取姑息的態度，則此種審判制度適足以造成日本軍國主義向世界廣泛宣傳之機會，間接的結果並將鼓勵日本人民走向侵略的老路。由于被告以及辯護律師過去二年來在法庭上的驕慢蠻悍，已使代表人類正義之盟國蒙受不少影響。目下東條在日本民間的聲譽業已急遽恢復，由于其在法庭上之慷慨激昂，「忠君愛國」，一般飽受日本軍國主義思想薰陶之日本國民，不禁發生極高度之崇敬懷慕的感情，而「東條英機宣誓供述書」之公開發行，足可反映日本社會對此一戰爭禍首之嚮往。東條在日下日本國民心理之中，殆已隱然成為日本戰後「失敗之英雄」。故如東京裁判之結果竟對此等戰犯曲予姑息，則此種審判制度所引起之對於人類文明嚴重的後果，實將令人不堪設想。

就實際言，東條等二十五名戰犯之生死，對於中國不求報復之立場，原屬無關得失，且此等野心軍閥政客，均已屆垂暮之年，即令其繼續生存世間，對於日本亦不至發生何種重大之作用。然就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人類文明及正義之前途言，則無論如何，此等破壞和平違反人道之巨惡元凶，必須嚴厲處罰，絕對不應稍受國際政治變動之影響，而有所姑息。否則關係于二十五名野心軍閥政客之生命者小，影響于整個人類文明前途者大，一部盟國抵抗侵略之光輝歷史，勢將從此為之面目全非，而在法律觀點上具有進步

意義之東京審判制度，亦將造成相反之惡果，能不令人為之慄慄危懼！

B、對於檢察工作之觀感

就全部檢察工作言，實與開羅宣言以及波茨坦宣言之精神不相符合，對於「足以障礙民主主義發展」，代表封建勢力之一切戰爭罪犯，諸如天皇、財閥，竟均不予追究，首席檢察官季南且為天皇數作辯護，尤屬令人遺憾！

至於中國的檢察工作言，則尤有令人痛心之處，據傳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約計三千件之證據中，中國提出者尚不過三數十件，以中國所受日本荼毒之深，時間之長，而結果竟在檢察工作方面如此空洞無力，實屬可恥可恨！但這不是某一個人所能負其全責的事，整個腐爛的政府機構以及社會組織實為造成此種可恥現象的主要原因，值得我們的警惕！(從此一事實觀察，我們對於東京裁判檢察部份的前途，實在是非常悲觀的！)

C、對於辯護工作的觀感

雖然強辯奪理，牽強附會，但就個人的感想說，對於日辯護律師之魄力才具，尤其像清瀨一郎之流的鬥爭精神，覺得異常可佩。反之，多數外籍律師鮮能明瞭日本的實際情形，遇事信口雌黃，一部分簡直是無理取鬧，毫無辯護的意義……(去年在東京國際法庭旁聽時，漢籍辯護律師羅勃思，竟謂日本之侵略東亞各國，須由國父中山先生負責，其幼稚淺薄，可見一斑。)日本民族性的可怕，也就在此……

六

王遠時

依據倫敦協定及軍事法庭條例，戰犯的定義包括了三種人。第一種人是策動侵略戰爭，須負

破壞和平的責任的。第二種人是違反國際公法關於戰爭的規定的。第三種人是犯了非人道的罪行的。第一種人是罪魁，第二三種是從犯，是第一種人的工具。

我們懲罰戰犯，並不僅在報仇雪恨的消極意義；而主要的是在積極方面，要以重典來戒戒今後的窮兵黷武者，使他們不敢再輕於策動侵略戰爭，以達到維護和平保障正義的崇高目的。

因此，我們認為懲罰戰犯，有兩個最重要的原則：

第一，須首先嚴辦戰犯中的第一種人。如果只拍蒼蠅，不打老虎，不僅不公，並且是「養虎貽患」，等於鼓勵奸份子。拿日本來說，裕仁與德國的希特勒及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其罪維均。

第二，懲罰要迅速。如果拖延太久，讓戰犯逍遙自在，或壽終正寢，那麼事過境遷，人們的印象逐漸冷淡，便要失掉原來懲罰戰犯的意義。

據此，我們對於東京審判的觀感：

第一是為日本第一種戰犯（甲級戰犯）網開多面。你看，裕仁不僅不在戰犯之列，而且還在穩做他的皇帝呢。

第二是故意的拖，比起紐倫堡的審判，不知鬆懈多少！

何以厚於日本戰犯，而薄於德國戰犯？此中主要道理，自然是因為美蘇的矛盾，日益擴大，美國為着防蘇反蘇，正在加緊扶植日本，故不惜姑息日本戰犯。

對於這種姑息日本戰犯的政策，我們為中國的切身利害着想，固非反對不可；為人類的利益及世界的和平着想，也非反對不可。否則，姑息養奸，誰敢担保在最近的將來，好戰的野心家不

策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然而話又說回來了，我們不能獨責美國。我們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戰犯又何嘗不是專拍蒼蠅般的小戰犯，如日本憲兵之類呢。我們人民對於日本問題又何嘗不是麻木得復呢。

最後，我要大聲疾呼，全國各界民衆及各種團體，趕快起來：

(一) 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政策，其中當然包括姑息日本頭等戰犯的政策。

(二) 督促政府迅速嚴辦日本重要戰犯，對於日本問題不能置國家民族的切身利害不顧，完全追隨美國。

七

孟憲章

在對日管制期間，常有非常奇特的事發生。

如四國對日管委會，最近連續開會三次，合共尚不足一分鐘。如東京審判日本甲級戰犯，已經拖延了兩年多，迄今尚未宣判，致有「漫漫長夜的法庭」或「人生有時盡法庭無限長」之說。前者意味着：美國在日本獨斷獨行，四國管委會中，蘇、英代表，過去還常在會內吵吵，現在知道吵亦無益，不願多費唇舌了。後者意味着：美國在對審判日戰犯怠工。美國人說：他們要借這個機會，使日本人學習民主，這是煙幕彈。實際是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美國已把日本看成遠東友誼的貯藏所（美佔領部隊第八軍長阿契德語），潛在的友邦（陸長羅雅爾語），及美國與其未來敵人間的堅強堡壘（前太平洋艦隊司令海爾賽語）。現在且已從經濟扶植，走上再武裝日本的階段。美國現在對日政策，簡直在獎勵日本再侵略，那麼，他又何必對過去侵略戰犯過不去呢？而

且從美國人眼光看來，投降後當權人物幣原、吉田、片山、蘆田等，簡直趕不上東條、土肥原、坂垣等。如非盟國牽制，說不定他們早隨池田、中島、鮎川之後，放釋出來了。

為了公正審判的目的，特許被告自由選擇辯護律師，這是對的。但所選日籍律師，多係應被整肅人物，如日本辯護團團長清瀨一郎是。而所延英、美、澳籍律師，多只抱金錢目的，不知法律尊嚴，他們處處曲為被告辯護。說七七事變，是中國人先開槍，日本被迫應戰，故無宣戰義務。甚至為東條辯護書中，把中國罵得太狠了，法官太看不過眼，強令修改三次。說日德蘇三國防共同盟，是蘇聯逼成的。說太平洋戰爭，是英美用經濟窒息日本，才被迫出此。甚至說，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是為了解放在歐美列強壓迫下的東方各民族。彷彿日本進行的，真正是自衛戰，是聖戰。當我國防部長秦德純為審訊土肥原出席作證時，西籍辯護律師，竟嚴詞反訊秦德純，使他下不了台。某次並對第二天回國之英檢查查官說，你明天要走了，今天何必還這樣的問？關於現職在日本檢案中之證據，有時蘇檢查查官調不出，而西籍律師却能調閱。至審訊東條十一天中，等於給東條一個播音器，使他宣傳大東亞聖戰十一天。東京遠東國際法庭，簡直是一幕悲劇。

其餘已被捕而未審判的甲級戰犯，如三井總管池田成彬等，早已開釋。去年八月，又一次釋放出二十三名。年底季南又建議釋放二十名。至被審判的二十八名，有兩個死了，一個得精神病了，只剩二十五人。現在說是八月宣判，按着審判手續，多數表決後，麥克阿瑟還可減刑，將來

究能辦幾個，還是問題。遠東國際法庭，對罪惡昭彰的天戰犯，採用繁重的普通司法程序，已是不安。加以法庭直屬盟總，而美國現在又積極扶植日本復興，想靠這個法庭為中國因抗戰而犧牲的一千五百萬軍民復仇，簡直是夢想啊！

八 日本戰犯應包括那些人？

世界第二次大戰，起源於「九一八」日軍之侵佔我東北，故日本戰犯應追溯至「九一八事件」，歷經「二八事件」、「冀東事件」、「察東事件」、「七七事件」、直至全面侵華、太平洋大戰，所有日本參與以上這些計畫、備戰、作戰、屠殺、強姦、劫掠等一切行動的人，包括日皇裕仁、官僚、財閥、軍閥、及外交、文化方面人物，都應是戰犯。

現行東京審判制度是否合理

日本這些戰犯，其罪惡遠甚於土匪，審判土匪既與審判普通刑事犯不同，日本戰犯罪惡遠甚於土匪，所以不應照審判普通刑事犯的辦法去審判日本戰犯。

東京來人談，遠東法庭之所以如此寬大而精細的審判日本戰犯，是為的在訓練日本民主，同時也在免除日本人的仇美。果真如此，這種想法未免幼稚，日本民主豈能是在二年間法庭上可以訓練出來，若謂在免除日人仇美，美國最好不佔領日本，更不必審判日本戰犯了。我們從日本投降後所出的刊物上去仔細審察，真正的日本老百姓無不歡迎美國佔領日本，主張嚴厲懲罰日本戰犯，因為老百姓的心理只在求安定和生存，

美國若不佔領日本和嚴厲懲罰日本戰犯，日本老百姓是難於獲得安定和生存的。

對辯護工作的觀感

當秦德純氏出庭作證時，日本戰犯辯護人提出比法庭普通法庭時還狂妄的惡相，大家都感到在感覺到，這不是審判日本戰犯，而是審判中國證人秦德純氏，真教人啼笑皆非！

在審判案件未判決前，犯人辯護書不准公開發表，這是各國法院通例。不料，這次遠東法庭審判罪大惡極的日本甲級戰犯，在尚未判決前，竟發現了「東京裁判研究會」出版「東條英機宣誓供述書」，洋洋廿餘萬言，全是強詞奪理，且甚多誣蔑我國之處，後因中國方面抗議始行刪除。這樣的東西，竟令其公開發表，為甲級戰犯東條宣傳，真是咄咄怪事！

怎樣懲罰日本甲級戰犯

我主張一律處以極刑。

怎樣處置其他的日本戰犯

我主張一律處以十年以上徒刑並罰苦役。

九 方秋葦

紐倫堡審判納粹戰犯，與東京審判日本戰犯，在比較上有什麼不同？我想說明這點。

一、紐倫堡審判開始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宣佈戈林等二十二名判決詞，係翌年十月一日，綜計時間為十個月另十一日。東京審判開始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九日，截今兩年另一個月尚未宣判；時間的拖延，使世界人士的好奇心理和興奮情緒逐漸消逝了，還有更大的影響，是審

判戰犯的政治意義，隨着日月的流變而逐漸消滅。這是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第一點的不同。

二、紐倫堡軍事法庭是英、美、法、蘇四強合組的，東京軍事法庭則由中、美、英、蘇、法、澳、加、荷、紐、印、菲十一國合組的。紐倫堡審判的成功，是四國密切的合作，而沒有發生連廷不決的糾紛，也可以說是這次審判的歷史意義和政治影響。東京審判受盟總獨斷的支配，十一國沒有確致合作，進行中又多糾紛，政治意義沖淡了。

三、紐倫堡審判的被告，各納粹罪魁都很有名，除戈林外，其餘的人都沒法否認「罪行」的本身，只否認自己是「罪行」的發動人，因此法庭上省除許多法律上的困難問題。東京審判則不然，日本戰犯的態度很積極，連東條英機包括在內，沒有一個人承認本身的「罪行」，尤其是東京審判制度採用英美法系的規定，被告律師有對證人作橫面質訊(Cross Examination)的權利，因此，程序進行的緩慢而便利了被告「罪行」的解說。又、東京審判採用的罪證主義，過于紐倫堡審判，并且注重罪證本身的合法性，可能使若干被告逃避或減輕本身的罪行。

四、紐倫堡審判進行中，法庭很重視輿論的意見，東京審判則反是。世人對紐倫堡審判予以重視，對東京審判比較忽視。在中蘇兩國輿論，是比較重視東京審判的。

總而言之，紐倫堡審判成立了國際道德的標準，對於侵略戰和不人道的行為，提出特別的懲罰，這是國際公法的成文法。東京審判，能否成為人類和平的更有力的支柱？我的態度是懷疑的。

與向哲濬檢察官談戰犯懲罰問題

亞洲世紀記者

記者：今天我們想請教一點向檢察官對東京甲級戰犯審判的觀感，預備在亞洲世紀上發表。向檢察官身歷其境，一定有極其真切的觀感可以告訴我們。

向：東京的甲級戰犯審判，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因為審判目的，最重要的，是要證明侵略戰爭是一種罪惡，領導侵略者個人應負刑事責任。我到東京以後，即着手檢察工作，可是東京審判已進行二年多，直到最近才審理結束，可是還沒有宣判。時間需要這麼久，似乎全世界人士都覺得懷疑，但我可以說，這是由於本審判的本質使然。本審判的對象，即二十八名（現在只有二十五名）被告，他們犯罪的時間是如此久長，犯罪的地域是如此廣寬，而犯罪的事實又是如此複雜，這就是使審理時間需要這麼久長的主要原因。例如檢察方面提出的證據，一直要追溯到一九二八年而提出的證據，並且證實了這事件的確是日軍人所幹的，這是說犯罪時間的久長。至於地域的寬廣，則自中國東北以至中國全國各處，都遭受了日軍的侵略，不但中國，日軍的侵略更遍及遠東各地，所以這種犯罪地域之廣，可說空前未有。再者，從參加侵略陰謀的人事方面說，也是複雜到極點。這些都是審理的不能簡單而迅速進行的原因。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參

加這次檢察和審判的，由美、英、中、蘇、法、非、加、紐、荷、澳、印十一國各派一人作代表，但是這種檢察代表或審判代表，不是單獨代表任何一國的，却是十一國的共同代表，他們的行為是十一國的共同行為，如果要某人列入被告，這就需要十一國的同意，舉一個例說，土肥原這個侵華元兇，最初就沒有被列入預備起訴的甲級戰犯，我認爲土肥原是非受審不可的，可是當時中國的戰犯軍事法庭的組織辦法還未頒佈，不能把他提到中國審判，因此我就堅持把他必須列入東京審判的甲級戰犯，爲了這事，曾化了極大的氣力，收集了很多證據，終於把他列入被告了。

記者：關於土肥原的犯罪證據，收集了有多少？
向：大概有一百多件，都是極有力的證據。
記者：我們對於向檢察官的勞績，表示無限的敬佩。
向：這方面，是倪首席檢察顧問的出力最多。
記者：現在辯論已經終結，大概不久就要宣判吧？
向：是的。宣判以後，還得經參事批准，才能執行。

記者：不會發回更審吧？
向：恐怕不會。
記者：這些甲級戰犯，是不是會都被處以嚴刑？
向：這點在宣判以前，未便推測。不過，無論

就法律說，就證據說，我相信東京法庭一定可以判他們應得的罪刑。

記者：前幾時在報紙上看到向檢察官在東京發表的談話，內容好像說沒有起訴的另外的侵華戰犯，應當把他們引渡到中國。
向：那是中央社記者訪問我時，我對他說的那是報紙上發表的，好像和我當時所說的略有出入。總之我在東京的任務，是偵查戰犯的罪證，不過這種偵查工作，必須在盟總把戰犯嫌疑者交給國際檢察官以後才能實行，如果盟總沒有命令交下來偵查，檢察官是不能過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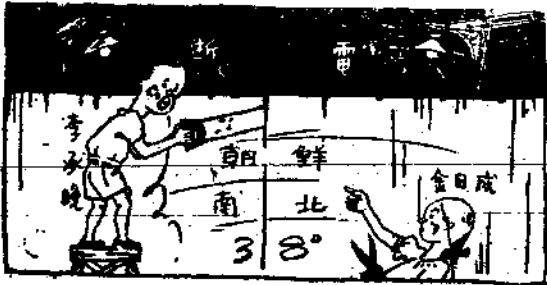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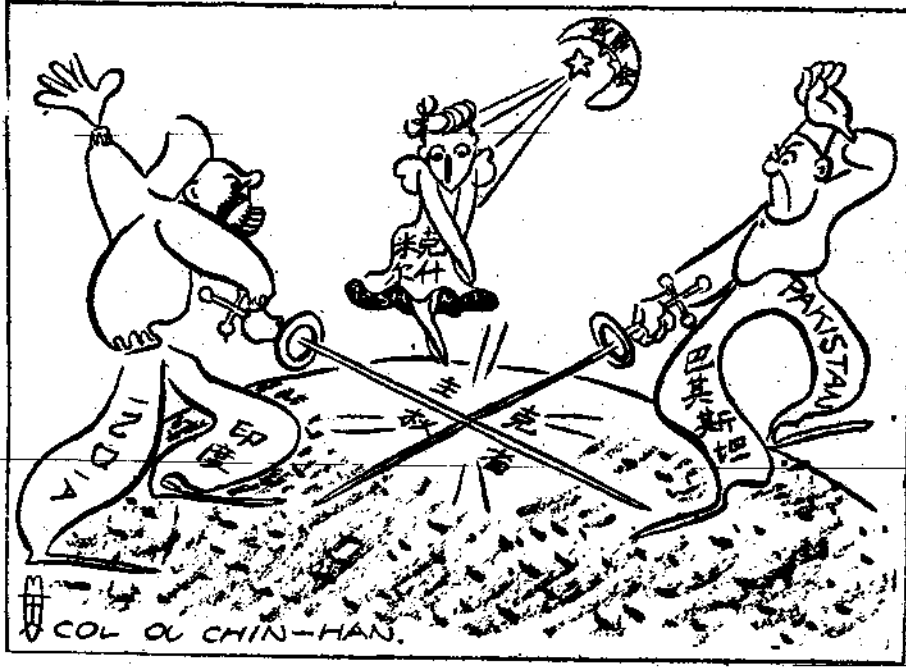
記者：不過國內對未起訴的日本戰犯的處置，大家都很重視，所以對向檢察官的那篇談話也很注意。
向：未起訴的日本戰犯的處置，大概不出乎兩種方法：一種是把他們引渡過來審判；另一種是不提回來，就在日本審判。不過關於後一種方法，究竟怎樣實行，截至現在爲止，本人還毫無所知。

記者：那末，在東京審判完結後，要引渡其他戰犯，大概沒有問題吧？
向：這與本案無關，當然可不受本案的影響。記者：萬一現在受審的二十五名甲級戰犯宣判以後，我們認爲判刑過輕或過重時，是不是可以更審？
向：遠東委員會關於這點沒有提到過。不過根據法律說，同一案件不得兩審，除非有新的犯罪行爲發現，更審是可能的。

頁之重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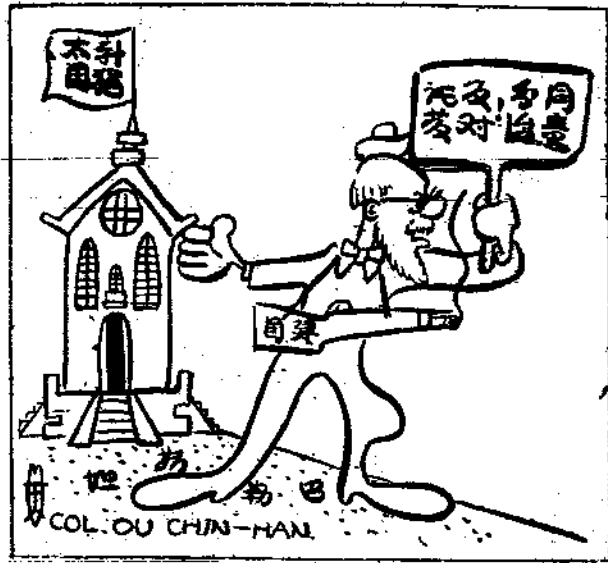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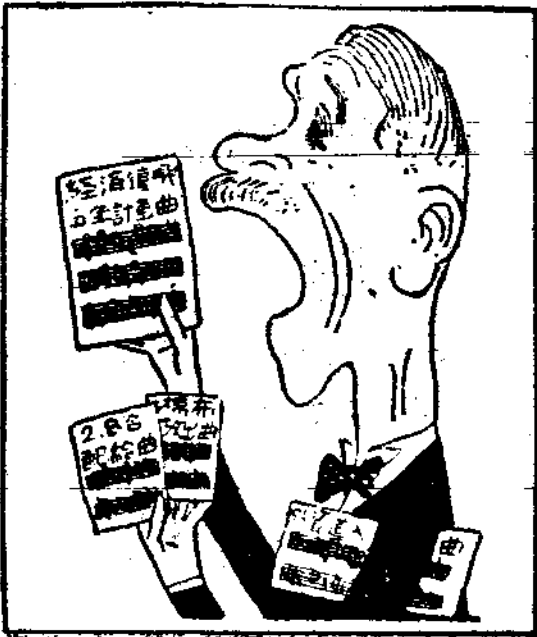
↓ · 漢錦風 ·

戰 奪 爭 人 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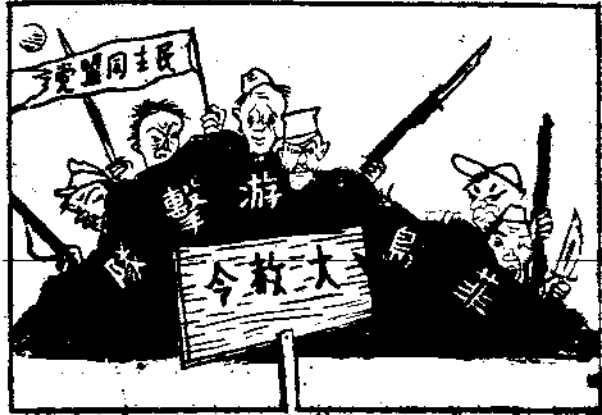
↑ 電斷就我「錫」選你

↓ 田置「手歌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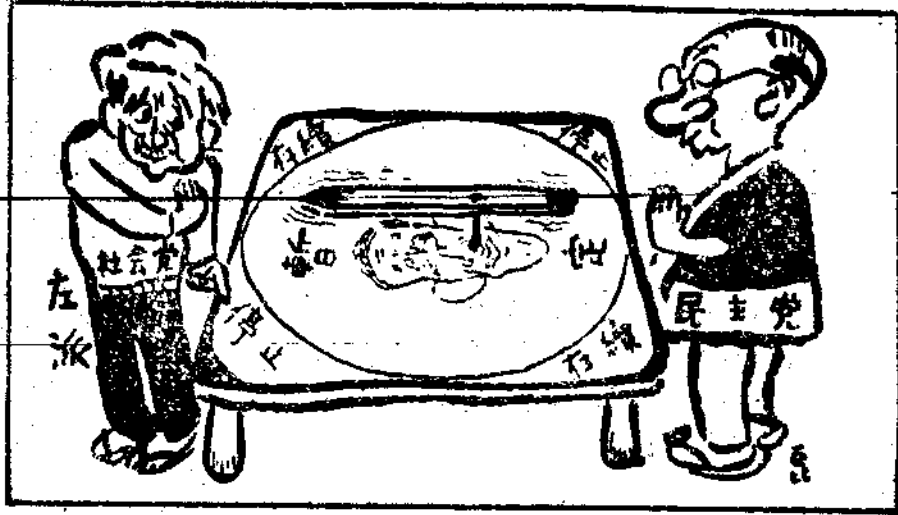


↑ · 作漢錦區 · 利勝的「者實事成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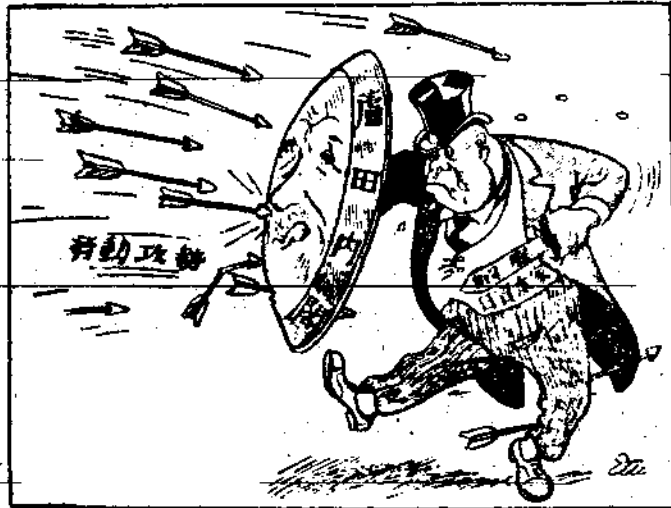
↓ 令教大島菲



→ 軍事公債利息停付問題的打嘴
針停在「恰到妙處」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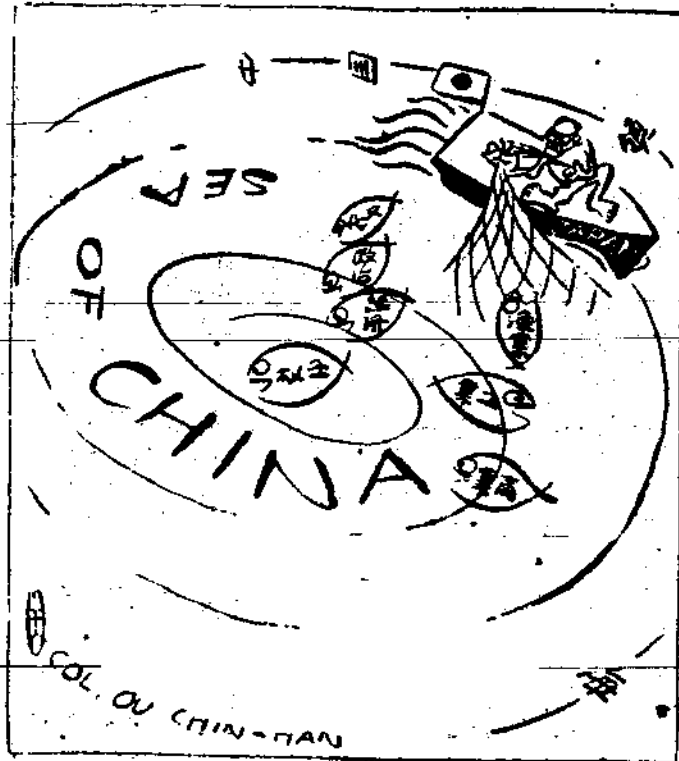
戰一水背



↓ ·作漢錦區· 來重土推



↑ 中嚴臨在動運開倒



蠅蒼拍專虎老打不 ↓





暹羅的莫索里尼——鑾披汶

振 揚



同年十二月代以永久憲法，從此暹羅變為君主立憲國家。一九三三年四月國王下令解散國會，派保守人士組成國務委員會。一九三五年國王退位，讓與王姪馬希多爾繼任，其時這位皇帝不過十來歲，還住在瑞士留學，政府由攝政委員會主持，鑾披汶正式掌握政權。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鑾披汶被任為國防部長，後來又兼任農林部長，但是他握有暹羅最新式的機械化部隊的全權，在軍政界的勢力駁駁日上，終於在一九三八年達到他政治上所渴望的目的，代披耶帕風出任國務院長，暹羅國務院是責任內閣，其職務相當於英國的內閣，所以國務總理握有行政上的最高權力。一九三九年又兼任國防部長和外交內務兩部長，集軍政內外大權於一身。於是，他就有了「暹羅的莫索里尼」的綽號。

鑾披汶是個熱衷的國家主義者，他出身德國軍校，極端崇拜德國國社黨的作風，因此他執掌政權後最得意的傑作，就是所謂「唯國主義」，亦即所謂「大泰族主義」。一九三九年，他將暹羅改名為「泰國」，這有三種用意：第一，「泰」為自由之義；第二，暹羅境內主要原為泰族，改稱泰國，凡是非泰族的人民（華僑在內）將驅逐出境；第三，凡泰族應該統一於一個國家之內，這樣，越南、緬甸、及我國西南部有泰族居住的地方，應在這樣的美名上，劃歸泰國。

策動這次政變的鑾披汶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鑾披汶生於一八九七年，是個德國留學生，回國以後服務於陸軍部隊，他是人民黨的一員健將，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動有名的不流血政變，三天後，國王拉馬七世被迫簽署「臨時憲法」，

鑾披汶又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像一隻狡狐般狡猾、善變，躲過了正義的處分。他在一九三八年曾與日本訂立同盟條約，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後一個月，鑾披汶正式登台任首相，也附和着日本，對英美宣戰，且准許日軍入境，共同奪取了越南和馬來亞一部份土地。其時鑾披汶不惜卑躬屈膝，百般討好日本，他曾向暹人解釋投降的立場說：「我希望泰人知道日本是我們生死之交，我們須與日本並肩對我們共同敵人作戰」。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更承認了南京傀儡政府，一九四三年二月暹軍於日軍佔領了暹羅景東之後，遂由景東進兵中國邊境竄擾，暹羅代表更數度參加日本的大東亞會議，東條英機於一九四三年夏季赴暹視察時，更受到鑾披汶的盛大歡迎。由此可見鑾披汶是和日本人勾結，走上法西斯陣線。

不幸，鑾披汶的如意算盤沒有打成，日本投降了，鑾披汶的好夢也完了，而且以「通奸」身份被拘。其時，暹王發表公告，宣布對英美宣戰誓無效，美國竟欣然接受，承認暹羅不是戰敗國，而且在一九四六年元旦率先與暹羅簽訂和約，英國也被迫隨這個決定。在和約中，暹羅方面極力避免提到處置戰犯問題，只在口頭上要求戰犯問題由暹羅「自理」，英美方面也竟默許了。於是，鑾披汶雖然被拘了受審，但不到三個月（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暹羅大理院便以不究既往為理由，宣判無罪釋

放。

族。這隻善變的妖狐，終又逍遙法外，種下了今日政變的禍根。

變被放逐後，息影家園，會向新聞記者表示今後不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但因為他有野心，所以很多人相信他是不甘隱伏的。實際上他却利用了國內外各種關係，繼續暗中活動，準備東山再起。到了去年，更集合軍政各界舊部，成立「國家主義黨」和「正義黨」，自稱類似英國保守黨，為皇族及法西斯派所支持。

由於饑饉內閣的腐敗無能，貪污盛行，人民生活困苦，遂為變被放逐鋪下了去年十一月八日苦迭

日本農民運動的三個領導者

石 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歷史，正留著新的一頁，預備記載日本和平革命的輝煌的戰績。可是由於史實的昭示，革命不是舶來品，要靠外來的力量是靠不住的，廣大的人民才是產生革命力的泉源。在這個意義上，佔着日本人口百分之九〇以上的勤勞太

衆，才是日本和平革命的主體，特是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四〇以上的日本農民，不能不說是決定日本革命成敗的主要的關健。可是由於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日本農村中殘留着濃厚的封建色彩，使日本農民在革命意識上遠較工人落後。怎樣才能使他們放棄封建的保守的觀念，成為日本和平革命的主力，居於農民運動領導者地位的人，不用說是負有極大的責任的。這裏預備描述的三個人，黑田和野濤是「日本農民組合」的領導者，平野是「全國農民組合」的事實上的指導人；當然日本的農運指導機構不止這二個，例如「全日本農民

打的平坦道路。不過，他有自知之明，所以政變後，下令不准報稱他為領袖，宣稱他決專任軍職，永遠不願執政。但是明眼人可以看出這是由於他過去的歷史不適宜公開在暹羅政治舞台上出現，所以利用了亞派汪這個溫和派人物作為緩衝，同時他更極力拉攏中美英法各國，以緩和對其反感的空氣。到了今年三月，各國既經承認暹羅的新政權，他的勁敵——乃比里在國內外俱已失去支援的力量與可能，變被放逐為難關已過，對於亞派汪這般民主黨人物已再無利用的必要，於是，索性把亞派汪趕下台來，露出他的真面目了。

變被放逐台以後，雖然宣佈了「八大政綱」，如積極減輕人民負擔，決定經濟政策以減低物價等，然而，這祇是美麗的謊言，今後的暹羅，必將走上法西斯的道路，決無疑義。而且，儘管變被放逐對華僑問題也彈起親善的調子，然而，最近暹羅華僑學校數十家已被封閉，已經暴露出變被放逐的真實面貌來！

總之，「暹羅的莫索里尼」變被放逐的「東山再走」，決非東亞和平之福，更是數百萬暹羅華僑的嚴重威脅呢！

組合」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從參加組合的農民人數看，「全日農」遠不及「日農」和「全農」，目前有組織的日本農民，幾乎可說完全被掌握在「日農」和「全農」的手裏。因此，這裏特別選這三個人加以描述。



黑田壽男是「日農」的委員長，也是社會黨左派的中堅。他從事社會運動的歷史已很久，當他在東京帝大法科讀書的時代，即曾和日

本共產黨員志賀義雄等一起，逃避着當局嚴峻的彈壓網，在日本全國為實踐運動的指導而奔波着。離開學校以後，一面執行律師業務，一面參加農民運動。他和被稱為日本農民之父的已故的大西俊夫等一起，因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父的人民戰線事件而被捕入獄，但他的思想並沒有因

此動搖，反而因入獄而更堅定了。他平常老不開口，就是在開會時他也不大發言，模樣很溫柔，初見時會予人以處女似的印象，但是他的個性却非常堅強，同志固不必說，即使敵人也好像對他很敬畏的。

他不但卓越的理論家，同時也富有毅力的實行家。崇拜他的日本青年們，甚至說他是社會黨內唯一的人物。的確，他的永遠年青的熱情和親切民的指導態度，在日本青年方面的擁護是絕對的。不但青年，在日本農民和農運者方面，也對他的質樸無華的言行，表示着極大的好感。在這點上說，他的被推為社會黨的中常委兼青年部長，並兼任擁有一百五十萬以上農民的日本最大的農民組織「日農」的委員長，決不是偶然的事。

自從去年春天的「日農」第二屆大會決議開除平野，并且平野決定組織「全農」來和「日農」對

抗的時候起，內部對於反共和容共的問題，似乎已逐漸顯示了意見的對立，到了八月下旬，終於發生了以「日農議員團」的名義，四十五名議員署名的「反共聲明」事件，黑田立即加以反駁，明白說「擁護政黨的自由，這個原則必須堅持」，其實這不過是黑田所一種強調的『統一農民戰線』的重新聲明而已。

作為社會黨左派的巨頭，有加藤勘十與鈴木茂三郎的存在，幾乎已成了一般人的常識；可是自從去年五月加藤、鈴木發表了「對共絕緣聲明」以後，該黨左派的領導權，已漸漸移向黑田這方面了。

年紀雖已五十歲，可是看不到一點老態，反而是遮掩了所有過去的苦勞的他的紅潤的「童顏」，給人以前青的大學生似的感覺。無容諱言，正如日本所有一切分野都有保守、中間、前進的並存的現象，日本農民運動也面對着極其複雜的分裂的危機，可是能夠挽救這危機的唯有黑田吧，這恐怕是日本文學界一致估計。



野溝勝，一般人好像都把他歸入社會黨左派，其實這是「冤枉」的。他的所以給人「左派」的錯覺，完全因他和社會黨著名的右派平

野力三對立的緣故，大概在他自己，也因為反對平野之故，不得不提出「左派」的態勢吧。可是明眼人早就看出他的「左派」是偽裝的，特別是在去年八月的「日農」大會中，他發表要求左派全體幹部退出「日農」的公開狀，接着又和岡田宗司等以「日農議員團」的名義發表「反共聲明」以後，他的「左派」之說完全給拆穿了。

野溝今年五十一歲，是「日農」的副委員長，

同時是社會黨的議員會長，但是看了他的模樣，誰都不會相信他是幹政治活動，幹農民運動的人，完全是一副買賣人的姿態。可是他的溫和從順，也止於表面，至於他的實際的性格，例是屬於「敢作敢為」的類型的。這點，我們只要舉一個例即可以證明；在戰前他是社會黨大衆黨的長野縣支部的領袖，當時的長野縣，是軍國主義者氣指傾使下的暴力團的淵藪，所以他能在那裏幹支那領袖，不能不說也相當「有一手」的。

他生於信州伊那町，在青森縣的畜產學校畢業後入東京的法政大學，沒有讀畢業便退了學。其後在故鄉掛起獸醫的招牌，先從醫治動物的病態做起，然後有志於社會病態的醫治，担任町議員、縣議員，而國會議員，以三級跳遠的一股勁，成了日本政界的座上客。不過據說在這個期間，因為幹着「信農民友新聞」的社長，畜產業等，而相當有了點錢，如果從這方面看，那末他的確具有與買賣人的外表相符的才幹。

去年十月平野農相被當時的首相片山哲——實際上是被西尾末廣——罷免以後，野溝會有繼任農相的最高呼聲，大概在他當時也會想，西尾和平野是鵝和蚌，他自己已是漁翁吧。可是他的美夢由於民主、國協二黨的反對而給粉碎了。反對的表面的理由，因為野溝是「左派」，不用說，這是「冤枉」的。結果，成爲後任農相的漁翁的，不是野溝而是波多野鼎這個經濟學者。這事在野溝，自然是極大的失望；不但如此，更因爲他的「農相夢」是從片山內閣成立時即已有了的，當時他曾以「農相從日農產生」的口號，叫日農議員團向片山要求過，只因黨內對他的資歷與人望認爲還不够，所以被平野奪了去，這次繼任農相又撲了空，他的失望是更

可想而知了。

「日農」自從平野一派退出，議員團發表了「反共聲明」以後，已很明顯地有了左右兩派的對立，左派的首領是黑田，右派的首領是野溝。不過這裏所謂右派，如果從社會黨全體說來，應當是右派中的左派吧？唯其如此，野溝派一面受着黑田的所謂「統一左派」的攻擊，一面又受着社會黨右派平野一派的殘留者的指責，身爲農民運動指導者之一的他，有左右爲人難之感，是不難想像的事。



除「日農」外，成爲日本農民運動主要的另一個領導機關的，是「全國農民組合」簡稱「全農」。儘管「全農」的創始者平野力三已被罷免了農相，已被決定爲應受追放者而不再能進行公開活動，可是誰能否認，平野依然是「全農」的事實上的領導者？

平野生於山梨縣，今年五十一歲。他在早稻田大學政經科畢業後，即參加農民運動，可說是農運「起家」的人。可是他的在農民運動中的悠久的歷史，證明他一直走着極右的路綫。特別是在日本侵略戰的期內，他的和軍部沆瀣一氣，在一般日本人是耳熟能詳的事。他在日本開始對東北侵略戰的第三年即一九三三年，即率領了當時的日本農民組合加入著名的軍國主義團體——以等等力深藏等幾個在鄉軍人爲首腦的「皇道會」。「皇道會」揭發的綱領是：打倒既成政黨，整肅綱紀，充實軍備，世界表源均衡化。從這些綱領看來，也可知道與當時日本少壯法西斯軍人所倡的口號如出一轍的。平野不但担任「皇道會」的宣傳部長，並且主編他的機關雜誌「皇道」。

在日本投降後，他是和片山香、西尾末廣等同為社會黨的發起人之一，而且在社會黨成立以後，也一直和西尾一樣，成為片山的左右手。同時在政治家應有的資格即實力的一點上，平心說，他的確並不較西尾有遜色。即以社會黨在日本投降後的二次總選舉說，平野都擔任黨的選舉對策委員長，而大大地發揮了手腕。在吉田內閣的末期，平野會極力主張社會黨入閣，據說從那時起，他就已想讓農相的位置了。這個夢，等到片山內閣於去年六月上台時，終於實現了。

可是好景不常，他的在侵略戰期內的不明朗的「經歷」，終於成了他的反對者的攻擊的把柄。去年六月，由一個名叫長野一之的人出面，對他提出了控訴，理由是：平野應適用盟總追放令第十一條G項第三款的规定，即以言論或行動積極推進軍國主義、國家主義及侵略者，而加以追放；同時，因為他在去年四月選舉前夕申請資格審查時，並未把上面的這些「經歷」填入，所以還犯着虛偽申報的刑事的罪行，而應加處罰。控訴的提起在六月，可是東京高等法院的偵訊直到十月底才開始，中央資格審查委員會發表平野的資格有問題，也是在這個時候；只隔了二三天，日本各報便透露了平野將被片山罷免農相的消息，而且在上月四日正式被罷免了。從這事的經過看，誰都會看出這是片山的，不，西尾的有計劃的行動。

在這以前，即去年二月的「日農」大會中，平野被大會以會和吉田反動內閣有勾結的罪名開除了出來，平野立即進行組織「全農」以為對抗，他就任農相後，預備利用職位上的方便，使「全農」成為顛倒「日農」的農運指導機關，他以「反共」為「全農」的主要口號，以「打倒容共組織」為攻擊

「日農」的唯一理由。可是沒有想到進行幾個月的事件發生，即遭受了罷免農相的一幕劇。不用說，這事對於「全農」的前途是給與了極大的打擊，當時即有本來退出「日農」而參加「全農」的千葉、埼玉、岐台，不免是太樂觀的推測，而事實上，平野也還在卑等把下層組織，重新脫離「全農」而復歸「日農」幕後領導着這個右傾的農運組織。

一個外國記者眼中的蘆田均

法·昂·波爾

蘆田均對於在日本的法國人，決不陌生。即使我，在蘆田還沒有擔任片山內閣外相的時候，也會和他見過好幾次。

作為外交官的蘆田的經歷，是在日本駐法大使松井手下擔任書記官的時候開始的。他在法國，比利士，日內瓦，土耳其滯留過很久，能說一口很流暢的法語。不但如此，他對歐洲的問題，非常熟悉。

當我第一次和他會見時的感覺，好像被闊別已久的塞爾河面的微風習習吹拂着而頗似的。在熟知他的法國人中間，常常把這話形容他：「蘆田是巴黎紳士啊！」

人家常常問我：「作為政治家的蘆田，你覺得怎麼樣？假使所謂政治家，其意思是

指善於操縱別人，或者是指長於不分皂白只顧擴張自己的勢力；那末，蘆田大概不能說是大政治家的。因為我知道，在日本，有着比他更富於這種性質才能的人。但是，具有這種性質才能的人們，在現在，



應該是屬於被追放階級，而退出政界了。

在蘆田的性格中，有這樣的一點，即持己甚嚴。這大概因為他是外交官出身，而且是教授的緣故吧？不過我在心理想，難道原因就在這點嗎？結

果，我覺得也許是由於他的特別「胆怯」的性質使然吧。如果我的這個判斷不錯，則就足以表示他的不適於作政治家的性格。

我知道，在日本話中，「政治家」和「政客」這兩個名詞是有分別的。我這說蘆田不是百分之百的政治家，意思是說他不是「政客」。

蘆田的政治前途怎麼樣？他能成為所謂保守新黨的領袖嗎？——要我作這種政治的預言，自顧很不够資格。因為我是老不能說中的。不過，下面的一點大概是可以說的，那就是，精通國際政治的蘆田，在需要對外交涉的明日的日本，其所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吧？（作者為法國新聞社駐日記者）



美國復興日本計劃

World Report 載
雨 鶴 譯

自從美國務院政策設計局長凱南，陸次德萊勃相繼赴日與麥帥舉行東京會談後，美國的扶日復興政策，似已完全確定了。據傳麥克阿瑟擬日經濟復興六年計劃，及日方的經濟復興五年計劃，均將以最近發表的斯諾克報告為準據而加以根本修正。就美國言，此項計劃，是勢在必行了。

我國輿論界對此已掀起了反對的浪潮，良以斯諾克計劃的實施，勢必威脅中國的安全！

那末，所謂斯諾克報告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這篇原題叫做「使日本成爲一個強國的計劃」，扼要地報導了斯諾克報告和擬日復興計劃，特譯出，以供參攷。（譯者識）

日本的再建正在進行中，各種工業可能回到戰前水準，貿易將高出戰前。

和平條款和改革計劃且慢談起，先談美國援日復興的開始，這需要更多的美元和更長期的佔領。

遠程的目標是減除美國的救濟費用，使日本成爲一個自給自足的盟國以抗拒蘇俄在遠東的擴張。

日本正在重建成爲一個強國，這敗北的敵人正變成美國復興亞洲計劃的鑰匙，並鞏固遠東以抗蘇俄。

美國政策的趨向是使日本重工業在戰前同樣的規模下重新開工，提高日本出口到幾乎超過戰前的三分之一，並使工廠賠償殆告停止。這些目標將編入一新報告中，這報告是由美國陸軍部所派遣的美國工程師們所起草，它將使日本站在一個自給自足的基礎之上。

這新計劃表示日本已被美國選中爲代替中國而在亞洲擔任重要的角色。國務院的政策設計局局長凱南 (George Kennan) 現在在東京爲新計劃奠築基礎工事。

「日本的經濟」要復興到美國所定的目標是煞費周折的——這標準就等于一九三〇——三四年的生活標準。

「生產」現僅及一九三〇——三四年水準的百分之四十五，比一九三七年的稍高四分之一。鋼產每年較少一百萬噸。

「出口」祇有戰前水準的十分之一。

「人口」每年增加一百萬，到一九五三年將比一九三〇——三四年多百分之三十。

從國外購買糧食必將激增，以供給增大的人口。日本的糧食的四分之一必須輸入。更多的原料須從國外進口，而在國內則須生產比戰前更多的商品，如果要恢復戰前的生活水準的話。

「復興計劃」：斯諾克報告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擬就的，這是在紐約工程公司老闆斯諾克 (Clifford S. Snow) 監督之下由三十個美國工程師爲美國陸軍部而作的。這報告中發現要完全復興日本至少需要五年或者更多的時日。

「進口」必須較一九三七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但支付那些進口將比戰前更加困難，日本不能再靠航運和海外投資的收入。三分之二的日本的貿易必

須由外國輪船裝運。

「出口」，因之必須增高到幾乎一九三七年的三分之一。爲達到這目的，日本將要生產比一九三〇——三四年基本時期更多的貨物。工業生產，爲適應這計劃，將需要提高到當日本武裝起來和中國作戰時的水準。十一盟國組成的遠東委員會現在所定的日本工業的限制，必須提高。

「拆去賠償的工廠」已被建議減低六分之五。除兵工廠之外的重要拆遷，將祇是鋁、硝酸和少數造船工廠。即使如此，日本將仍留有一個重要的製鋁工業。

其他十四個重要工業中的工廠，現已指定部分或全部拆除的，將被原封不動地留下。日本的鋼鐵工業將有年產六，四〇〇，〇〇〇噸的能力，幾乎爲原來計劃的二倍。軸承的製造能力將增加，而工具機則將增加二倍半。

「各國反對」：對這些復興目標，已在遠東作戰的各國之間，醞釀着反對。

英國正努力爭取它在東方的紡織市場。英國的紡織界正壓迫其本國對日本紡織出產課以嚴厲的限制。(註)

印度正在建立它自己的紡織工業，而且要排斥日本的便宜貨。

中國也正在發展它的棉織工業，用戰爭期間日本在上海所建的紡錠。中國要取得日本的若干戰前市場。

蘇俄對遠東貿易雖不感興趣，但像中國一樣，要使日本柔弱到不能作戰。

可是美國則決心使日本強盛。對賠償工廠開工，業已採取步驟。指定拆遷的九百二十一個工廠中的八十餘廠已從賠償工廠名單中刪除了，大約七百多家其他工廠已獲准暫時開工。日本工業生產中的幾乎半數是由這些工廠出產的。

日本人急急把這些工廠開工，以期永久保有。若干估領官員相信日本的商業托辣斯會努力延緩復興以阻止賠償，獲得美國貸款並爭取一個溫和的和平。可是現在已採取步驟以加強復興的步調。

「美國的直接管制」，自從對日勝利以來，第一次施於日本政府的經濟事務，估領官員一向堅持日本人自己管理它的經濟並自己負責。可是現在美國官員正加以監督以觀察其是否採取措施。

反通貨膨脹的各項措施，第一次嚴厲地實施了。日本政府已奉命編制一個平衡的預算。配給和物價管制已經加強，零售物價的上升率已比去夏的緩和了五分之一。

漏稅很普遍，現已由軍政府監察隊監視下徵收了。在美國的命令下，二百五十家滯納稅款的公司所有的工廠，已被扣押出售。這結果，使稅收刺激地增加。在一月一日，全國的稅單祇徵收了百分之三十。現在已收集了百分之五十，估領官員相信到四月一日共總額將增高至百分之八十五。

徵糧也在軍政隊監視下實施，這使日本政府獲得

百分之百的米和其他糧食以充配給，這是都市居民所需求于日本農民的。去年此時，日本人自辦糧食時，比現在已得部份少百分之八十。

美國憲兵支持日本調查員取締黑市買賣和工業原料的囤積。

一切這些措施後面的理想是免除日本從美國所得的施與，這施與現在每年耗費着美國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更多的美國援助」，自始就需要給與日本的。可是，從美國來的貨物一向都限於防止「疾病與動亂」的糧食和其他救濟物資。現在原料也將同時進口了。

陸軍部要求國會撥款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來開始這個計劃。在以後五年中大約將以十億美元用于煤、鐵、鋼、木材、棉花、羊毛和煤油。原料來源的缺乏是日本增加生產的主要障礙。

戰前，朝鮮和亞洲其他地區供給了日本的糧食和原料進口的一半，現在則自日本切斷或為產區的內戰所麻痺。

美元是從其他各國購買原料以補這不足。但是美元也有絞殺日本復興的威脅。

美國堅持以美元支付日本的出口。但在亞洲則缺少美元，亞洲會購買日本戰前紡織和其他貨物出口的三分之一。棉織品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餘立方碼現正堆積在日本的倉庫，因為亞洲各國無力購買它們。

戰前日本的美元收入的主要來源——出售生絲給美國——現在乾涸了。尼龍和人造絲已佔據其大部的市場。這樣，日本所能大量輸出的生絲，現已不易銷售。

「一個補救辦法」以抵補美元缺乏的，正由估

領官員研擬中。

物物交換已和非美元各國進行中。少量的日本生絲已用來交換澳洲的羊毛。用日本福布交換印度內西亞的油的交涉也正在進行中。

從英國和美國銀行的私人貸款是用來設置一筆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週轉資金以調節出口。英鎊貸款將打開與印度和在亞洲的英屬殖民地的貿易。

美國對廉價的日本紡織品和玩具進口的限制，可能予以放寬。美國進出口銀行提供的棉花借款，現在禁止以製成品輸入美國，但估領當局正在交涉一項交換，不管美國紡織界的反對。

「遠東的展望」：一個強大日本的遠景不是完全靠美元的援助，而要看日本如何迅速地重獲它的出口市場而定。如果日本得以自給自足，它必須從亞洲其他各國重獲原料，並在遠東出售比從前更多的貨物。

廉價的勞工，較佳的技術和接近亞洲市場，這些有利的條件使日本對其競爭者有較勝的一籌。美國的希望是美元援助將扭轉日本的經濟使它自行發展並促進遠東其他各國的迅速復原。

(註) 英國蘭開夏的棉紡織製造工業界正採取各項步驟以應付世界市場上日本人競爭的潛在威脅。他們邀請派往美國的代表棉紡織工業各部門的一個代表團，到曼哲斯特來開會討論這個問題。英美同業所憂慮的是英國佔領下日本工業的成長。去年日本以三百枚紡錠生產了二六六，〇〇〇，〇〇〇磅的棉織品，一九四六年則為二二八，〇〇〇，〇〇〇磅。本年度的目標是四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磅。而且，在去年第三季，日本所出口的棉布較英國為多——一五七，〇〇〇，〇〇〇碼對一四六，〇〇〇，〇〇〇碼。英國棉織工業要求一個保證，即不准日本再用削價傾銷手段，這手段曾在戰前奪去英國的大部份世界市場，尤其在遠東。

申論美國對日政策

美駐滬總領事 葛柏德

美國駐滬總領事葛柏德於四月廿日夜在國際聯盟會之集會中發表演說，申論美國對日政策及其對中國之關係。
其對中國之關係。
總領事演說全文如下：
美國新聞處

美國在日本採取的途徑對於中國是不是一種威脅？

中國對於日本的侵略，曾經有過痛苦的經驗。至一九四五年為止的過去十四年中，中國曾面臨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擴大之侵略。她的土地被奪取，她的城市被破壞，幾百萬人民橫遭屠殺，使日軍的醜名沸揚。在座諸位中有許多人曾經看到當地這座城市就會兩次成爲日本軍武主義的犧牲品。所以你們在中國的人決心不願意這種情形重演，的確是人之常情。

我們在美國的人也有痛苦的回憶，諸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這個將是永遠不名譽的日子，北打雁半島的死亡行列，英軍美國飛行員的被處殺等等。我們也不願意再重演日本侵略的犧牲者。日本的侵略是否會像德國的侵略那樣重演？我們目前採取的途徑是否有助於侵略的重演呢？

以必要的商品供給日本，藉以彌補她生產與維持她人民生活所需之間的不足。我必須直率地向各位說，美國納稅人是不會接受這種解決辦法的。在我們許多重大負擔中，目前我們每年大約要捐出數億美元來彌補日本生產與必要消費之間的不足，我們不願意使這種情形無限制地繼續下去。我想不出其他國家力能彌補這種不足，縱使願意也辦不到。再者：我們懷疑是否以永遠迫使日本人民接受這種貧困的處境。所以，我們也必須把這個辦法置之不談。

第三個辦法就是使日本經濟恢復到如此程度，使她可以自己維持自己。很明顯地，這就是我們今日所從事的。這是一樁不討好的工作，並且必須作不愉快的決定。經驗昭示我們日本不能被解除她工業生產能力到我們原先設想的程度而仍舊可以自己維持自己——實際上，要使自己維持自己就是一樁困難的事情。當我們看到了在戰爭中獲勝而且一度頗爲富有的英國在重建經濟方面所遭遇的困難時，我們就不難想像在戰爭中失敗且遭重大破壞的日本所面臨的工作，是何等艱鉅——因爲她的城市是被破壞了，她的工廠大部份被摧毀或陳舊了，她的商船隊有四分之三被擊沉了，她不用名譽手段獲得的帝國失却了，她國外的投資被沒收了，而且存款

現在讓我們來檢討一下我們可以採取的幾種辦法。第一、我們可以讓日本挨餓。但是日本的行爲雖屬可恥，我相信中國方面決不會有任何人認真地提倡這種主張的，所以我們必須置之不談。第二、我們可以永遠使日本貧困化。我們可以解除日本的武裝，破壞她足以形成作戰潛力的一切工業，並且

缺乏，原料枯竭，每年却又在增多一百萬人口，必須養育。

讓我首先指出有關我們正在武裝日本的說法中，沒有絲毫真理在內，日本的艦隊曾有一時傲視海上。但是現在沒有一艘戰艦，沒有一艘航空母艦，沒有一艘巡洋艦，沒有一艘潛艇，沒有一艘作戰的艦艇留在日本人手中了。日本驚人的戰爭機構曾有一時征服過中國最富饒的土地以及太平洋區分佈甚廣的要塞，但是現在，沒有一輛坦克，沒有一尊大砲，沒有一架軍用飛機留在日本人手中了。駕駛艦艇和充當士兵的人員，業已全部解散。目下已無作戰單位存在或在訓練之中。

的確，美國人民頗有批評這種局勢的，認爲這樣一個軍事上的真空必然會招致近年來會犯其他許多侵略行爲的國家實行蠶食。他們把日本看做遠東一個穩定的地區，希望在工業上和軍事上都把她建立起來。我們在這裡所受到的不公允批評以及遠東與全世界局勢之日趨惡化，都使這種說法增加力量。在我們自由的民主制度中，他們是可以自由表示他們的見解的。但是我相信用美國在政策上有許多決定都是反對這種傾向的，並且美國當局的確採取種種措施以解除日本的武裝，此等行動，本身就可以說明一切。此外，我又相信剛才我所舉出的這些重要事實，對於批評我們的人所指出各點，乃是一個有力的答覆，例如我們在准許日人設立一個海軍安全局以及運用少數非武裝巡邏船以防走私之後，就有人說我們正在重建日本海軍之類。我們並不在這樣做。讓我指出一點，就是在二月間，遠東委員會投票表決除警察用步槍外剝奪日本的一切武器時，我們是完全表示贊同的。這種辦法聽上去是否像軍建軍備的計劃？每一個具有權威性質的聲明，包括

頗受人家批評的史屈萊克報告在內，都力言日本是解除武裝的。

諸位也許記得：在一九四〇年，當蘇聯與納粹德國合作的時候，美國也有人主張：在法國陷落以後，我們應當放棄中國而設法和日本聯盟，以便我們可以利用日本有力的艦隊和陸軍，以防衛我們的西翼而抵抗德蘇的聯合。可是美國政府不願採取這種令人齒冷的方針，而且美國人民也決計不願爲了自私的利益而去協助侵略者，把自由國家委棄於外國極權主義，或踢開中國的友誼而去尋求不可信任的日本的友誼。我們不願利用別人的困苦，從中取利，我們寧願不顧犧牲而幫助那些抵抗侵略而負作戰的人。這就是我們今日在中國和全世界再度在做事。我們相信中國也將這樣做——她不至於上了侵略者的圈套而冤枉指責我們的政策和動機。因爲在一九四〇年當日本的艦隊和陸軍在整個的西太平洋區稱霸一時的時候，我們尚且拒絕與日本携手，那末在今日之下，豈會有什麼瘋狂引誘我們去追求日本呢？

一般對於我們所取途徑，大多數的批評集中於我們對日本經濟復興的計劃，因爲這個計劃一部份將重建日本的戰爭潛力。關於戰爭工業，如飛機、大砲、坦克車和軍火的製造，已沒有辯論的餘地了。日本這些工業已剝奪無存。凡是我們的轟炸機所沒有毀滅的東西，也已完全拆光了。但是工業中有一大部份能作爲戰爭之用，而同時是平民經濟所不能少的。譬如鋸可以用來製造飛機，但可以用來製造廚房中的盥與鍋。鋼可以用來製造坦克車和戰艦，但對於製造自由車和別針，也是不可少的。中國當局自己顯示他們也認爲鋼是對於平民經濟不可少的，所以也准許它的輸入。甚至糧食有時候也可稱

作一種戰具，然而總沒有人會提議我們應當爲了這個理由而剝奪日本人民的糧食。須知如果我們剝奪日本平民經濟所必需的設備，那末我們更將加重日本輸出業的負擔，以彌補加多的輸入。欲知道怎樣的工業水準能使日本一方面能供給主要的民用必需品，而另一方面不致有助於日本的戰爭潛能，這顯然是個難題。對於這個問題必然引起不同的意見，我所欲強調的一點是：如果我們要尊重波茨坦宣言——日本投降的基礎——那末我們決不可毀滅日本的民族，而必須准許其「維持經濟上所必需的工業」。

經驗告訴我們：欲把這句話演成事實，這不是容易的事。關於這點，史屈萊克的報告反對把日本工廠移去，正因爲這一舉動將使日本的經濟無法自給自足。那末批評我們做事失當的人應該說明他們將怎樣做。

例如：我們尤其爲了鼓勵日本織造業的復興而受到批評，因爲日本織造業的復興，將和中國織造業發生競爭。但是日本人所生產的東西，實際上沒有一樣不是和我們所攻擊的國家所生產的貨物競爭的。日本的產品和美國的也是競爭的：例如日絲和尼龍絲競爭，然而我們仍在建設日本絲業的輸出。在日本主要的工業中，織造業是戰爭潛力貢獻最少而對於日本輸出貿易貢獻最多的一種。如果我們要摧殘這種工業，那末我們怎樣能彌補日本貿易的支絀呢。這委實是辦不到的？我們當然不能爲了美國工業或任何其他國家工業的利益起見而奪去日本人口中的麵包。如果我們毀滅日本的和平工業，我們不相信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就會得到利益。這決不是提高生活標準的辦法。而且，日本的出品現在很需要，而中國現在還不能製造這種出品。

今日的人斷不能穿上幾年前所產布料的衣服。我們對於中國目前的種種困難深抱遺憾，這些困難阻礙了她的擴張工業的計劃。但我們對於這些困難並不負責，相反的，造成這些困難的責任，在於一種外來的觀念，我們對於這種觀念，正和諸位一樣憎惡它。我們不願已往令人失望的結果而繼續竭力援助中國。我們不明白中國何以會因日本的意加貧窮和我們肩負的意見加重而能得到幫助。我們所追求的是建設而不是破壞。共黨對於它所沒有的控制的任何東西，都想把它弄得亂七八糟，因爲這緣故，我們所以不惜以龐大的援外計劃，用建設性的行動，去抵抗有害的目標。我們豈可在日本上共黨的當嗎？

這裡的確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假如我們破壞了日本的工業因此也就破壞了日本人民的生計，那麼他們在絕望之下究竟會轉向那裡去呢？他們難道不會因崩潰而落入共產主義，或者甚至於樂於接納共產主義，當做他們延續生命的唯一希望？我們在美國的人相信一個共產主義的日本的可能對於我們形成一種危險。難道一個共產主義的日本不會對中國也成爲一種危險？你們是不是以爲那時候日本還會尊重條約中對於她的工業所規定的任何限制？戰敗而現在共產主義化的保加利亞都敢向我們英勇的盟國希臘提出領土要求，在和約墨跡未乾之時就公開加以藐視，並且還狡黠地支持希臘游擊隊，猶如聯合國的調查所顯示的。你們是不是以爲一個共產主義化的日本，對於她非共產的鄰國行爲上會好些嗎？

此外，對於我們在日本所採取的途徑，還有許多次要的指責。例如，常有人說我們想把日本變成第四十九州。事實上，除了在擴充工業方面偶然會

糊地有所涉及，我從來沒有看到任何正式的證據。退一步講，縱使在工業上也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事實上美國公司無法在日本獲得新利益，也有人說，我們對日本財閥太寬容，麥克阿瑟正在庇護他們。然而事實上麥克阿瑟之對待日本財閥是如此嚴峻，曾在美國引起許多嚴厲的批評。二月一日麥克阿瑟致參議員麥克馬宏的一封信，不但替他自己的行動辯護，並且還表明他完成清算財閥資產的意向。有時候，我因為如此重要的發展像麥克阿瑟的函件之類竟在中國未曾引起多少注意，而深感煩悶。甚至有人說戰犯的問題已經不再提起了，雖然事實上，主要戰犯的審判正在接近結束階段，而我們收集的檢舉材料，又多得驚人。我覺得我還需要勞諸

位再來聽我駁覆其他對我們所發的不合理的責難。我們並不是運用權謀來武裝一個從前的敵國幫助我們去抵抗一個從前的盟國。如果我們頭腦是胡塗的話，我們相信那是因為我們以為我們能制奪日本的工業而同時仍能使其自給自足，而不是因為我們想復興日本使其達於再度危害中美兩國的程度。我們不相信日本經過上次戰爭後國內資源削弱、經濟實力衰減、原料和市場完全依靠外國，而還能危害任何人的，我們當然也不會幫助日本成爲對別人的危害。我們相信在這東亞區內對於中國和美國有着比之個復興的日本更重大的危險。我們設法促進這裡以及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定。我們很願看到這個區域內各國的自由、繁榮和民主。我們竭力幫助中國達到

這種目的，並不是想尋求自私的利益，事實上我們還付出不少的犧牲，但我們承認這個任務的主要部份，還是在於中國本身。然而我們覺到如果這個區域內有一個破產而絕望的國家，那末我們的目的就無從促進了。我們相信這樣的情形僅受到一個侵略性的觀念的愚弄，這種觀念想要控制中國而造成災禍與破壞。我們並沒有忘掉中國在戰爭中所扮演的英勇角色和不少的犧牲。我們將不忘我們對中國的古老友誼——我們在這方面的行爲較之我們口中所能講的更爲響亮。我們所請求回報是：只要對我們友好的國家以諒解和信念來檢討我們所做的事，而不要隨便聽信那些企圖離間我們而從中取利的人的惡意造謠。

威權的構機版出省灣台

義 · 和 · 學 · 社

書新版出源源 · 誠熱化文務服本

！教指迎歡！售批迎歡

現代氣象學科學基礎

王仁煜譯

原著者 Rossby 爲美國著名之氣象學家，本書經王氏精譯而成，爲氣象界之最新佳著，每冊定價國幣三萬元。

測候用表

石延漢編

編者主持氣象機構達十年之久，本其長遠之經驗，參以新穎之見解編成，爲氣象界之恩物，每冊定價國幣三十四萬元。

氣象學概要

王仁煜著

作者從事氣象教學十有餘年，本其豐富之經驗，淵博之學識，經年累月始得著成，爲農林、水利、航空、氣象界必備新書，又爲各大中學之良好教本，每冊定價國幣二十萬元。

紅豆生南國

苔蘇著

是一本抒情小說，寫西子風光如詩如畫，刻劃南國女郎性格精細入微，爲難得佳著，每冊定價國幣三萬五千元。

社址：台北市臨沂街六九五號
電話：四四一
辦事處：台北市陽明街一七三號
電話：四三〇
上海總經理：上海海陽路亞洲世紀社
電話：四一〇八三二四

亞 洲 時 事 日 誌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至五月卅一日

本刊資料室

四月一日

△德萊勃代表團返美，離日談話主張重建日本海運業。美代表并與日財閣密談。

△日工潮解決，係政府與工會代表在麥帥總部會商妥協的結果。

四月三日
△美參院農委會提議撥款一億五千萬，資助日本購棉花羊毛及其他纖維品。

△法駐越專員波拉特明晨離河內赴近中國廣西邊境的高朋區視察。又西貢法國社會黨領袖克波特率波拉特命，來港會晤安南選王保大。

四月五日
△日本決於五月一日設立「海上保安廳」，擁有特務艦一百廿五艘，計五萬餘噸。

△杜魯門推動援外案，命建設銀公司撥款五千萬援華。
△美「海外事務諮詢會」提出整頓日本航業計劃，保

留日商船四百萬噸，每年製新船四十萬噸。

四月六日
△德萊勃一行返華盛頓，力主提高日生產水準，反對拆遷工廠提取鉅額賠償。

△暹羅內閣總理亞費望宣布辭職，已由攝政王照准，辭職原因係受軍人壓力。

四月八日
△澳外長伊瓦特在衆院演說，如果給予日本以重新武裝的機會，澳洲就要遭逢不幸了，他呼籲應該實施波茨坦宣言的一般原則，並且同意日本在某種程度下，可以成爲亞洲的工場，但應該阻止日本侵略。

△南韓金九及金奎植之連絡員，到達平壤準備十四日召開之南北韓政黨聯席會議之一切事項。
△暹羅攝政院召去年政變領袖披汶元帥入宮，授權組織新政府。

四月十日

△南韓選舉登記選民近八百萬人。李承晚金性洙準備參加選舉。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緬甸加入聯合國。
△暹羅總理披汶談話，否認將實行獨制政治，渠表示在三種情形下，將使渠辭職：①生活費用未能維持，②人民促其辭職，③軍界方面對渠不信任。渠表示此次出任總理，全係攝政對其表示信賴，渠宣佈將要求國會於十五日對新閣投信任票。渠氏自稱既非右翼亦非左翼，乃憲政主義者，他說暹羅境內今日唯一的左翼色彩僅爲曼谷蘇聯公使館屋頂上的紅旗。述及中暹關係時，他說政府稍有錯誤可能即引起動亂，因爲中國人一度對渠殊無好感，但暹羅政府當然不擬侵犯暹境華人之權利。

四月十二日

△日資本家研究組織協會，恢復其以往社會地位，使與德萊勃代表團發生關係。

△巴勒斯坦猶太區的自治政府已經成立。猶太公會決定十六日宣佈猶太獨立國，其時期正是英國結束委任統治的後一日。該國內閣有十三閣員，包括總理一人，下設外交、國防、經濟與移民、工商、勞工、農漁、公用、教育與衛生、內政、司法各部。

四月十三日
△平壤蘇聯電台廣播稱，朝鮮北部政界領袖會於上月廿五日邀請南部領袖十五人於本月廿日在平壤舉行會議，討論統一問題，茲已決定無定期展期。原因何在則未說明。

△北韓宣佈切斷對南韓美佔領區的電力供給。據官方說，真正停電後，緊急需要或無問題，但工廠電車等要受到影響。

△菲律賓副總統李里諾宣誓就任菲第二任大總統。羅哈斯總統之遺體定明國葬。

四月十五日

△菲總統羅哈斯因心臟病發而逝世，遺職由副總統李里諾繼任。

△鑾披汶新閣名單經暹王批准。閣員廿五人，繼任總理兼內政部長。披耶桑納萬尼克蒙特都任財長，柏里地西期特伐古爾王公任外長，柏氏會一度任暹駐德武官。

四月十六日
△日東條等二十四名戰犯的審訊，歷時二十三個月，頃已宣告結束。預料將於六個至八個星期後宣判。

△日遞信省大臣岡田頃稱：數日內美國即將允許以航輪五十萬噸租予日本。

四月十七日
△麥帥總部宣佈：准許日本保有四百萬紡錠。
△菲律賓副總統李里諾宣誓就任菲第二任大總統。羅哈斯總統之遺體定明國葬。

△中國及香港政府代表，簽

訂一項協定，將中國領土與英國租借地間之五處界碑恢復至原來地位。此項界碑在日軍佔領期間被移動，現已於四月十五日移回原處。

四月十九日

△平壤召集之南北韓政黨及政治團體聯席會，在平壤舉行。金九金奎植決參加。

四月廿二日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喀什米爾和平方案，以止息印巴爭端，惟印巴是否接受頗有疑問。

△盟總宣佈復興日棉業，並決貸款六千萬美元。

四月廿三日

△日中央公職資格審查委員會發表最近審查結果稱：「被審查者一千三百八十三人之中，合於整肅條例者三百卅八人，不合者一千零四十人。」

△法國正式承認曼波拉政府。

四月廿四日

△印度獨立以來，全印國大黨委會首次重要會議，在孟買召開，將慎重決定關於國家政治情況、經濟計劃及國大黨未來組織。
△尼赫魯在國民大會黨年會中宣稱，聯合國安理會所

通過的解決喀什米爾爭端的計畫是不合理的。該計畫中有好多點都不能執行，也不能接受。

四月廿五日

△全印制憲會通過新憲法。

四月廿六日

△大阪韓人暴動，盟總下令兜捕參加暴動之日共及朝鮮人。一日內被檢舉九百人，形勢嚴重異常。

四月廿七日

△阿拉伯大軍出動攻擊猶太國，巴勒斯坦局勢嚴重。
△在盟總壓力下，日本韓僑停止騷動。

四月廿八日

△南北朝鮮有黨員二千萬人以上之五十六政黨及社會團體之代表業已向美蘇兩國政府送致一項請願書，要求下列數事：①南韓不分別選舉，②取消聯合國朝鮮委員會過問朝鮮事務，③立即撤退外國駐軍。
△盟管會在東京集會，中蘇代表譴責美國助日政策，反對設「海上保安廳」，不歡而散。

四月廿九日

△聯合國朝鮮委員會以五對零確定南韓選舉於五月十日舉行，法國、加拿大及敘利亞三代表棄權。
四月三十日

△南韓濟州島局勢混亂，美軍眷屬撤離，該島行政完全為共黨操縱。
△澳外長伊瓦特主張：迅速締結對日和約，並盼美蘇矛盾早日解決。

五月一日

△漢城美軍司令雷奇表示不與北韓進行談判，並否認蘇聯製造北韓憲法。
△印度政府正式承認暹羅政府。前暹總理亞拜續遇狙未傷。
△菲律賓反對恢復對日貿易，此乃對盟總的提加強日非貿易建議之反應。

五月三日

△美國正式承認暹羅新政府
△美國諾西少將所率領之使團與四名菲官員舉行會議後，美菲官員合組委員會草擬擴展非日間之貿易。

五月四日

△北韓舉行之各政黨聯席會議已閉幕，金九金奎植兩氏今日越過三十八度封鎖線南返。
△蘇聯正式承認暹羅政府。

五月五日

△霍奇明白拒絕共黨請美軍立即撤離朝鮮之要求。此項要求係蘇聯所策動之南北韓政治會議所提出者。
△日民主黨準備在議會復開時倒閣。

五月六日

△日皇裕仁訪問麥帥，談話歷兩小時。美軍佔領日本以來，日皇造訪麥帥，此為第六次。
△巴基斯坦總督真納電賀印度自治領新總督拉加，表示希望在拉氏之領導下，印度與巴基斯坦能樹立真正的友誼。

△合衆社稱庫頁島之蘇軍，正增築工事，並撥機械化部隊坦克及海軍設備。
△暹羅四極端派地下團體六日在曼谷街頭，遍貼標語，要求制止華人移入暹羅。暹報並謂：自稱「黑暹羅人」、「黑象」、「黑牙」及「佛徒」等四團體已發動運動，以撲滅華人對於暹羅的威脅，並散發傳單，要求政府在曼谷及他處設立「中國區」。

五月七日

△麥克阿瑟派遺的日本商務代表團拜訪印總理尼赫魯，簽訂供給印度十萬紡錠之契約，其交換條件則為印度供給日本煤炭三萬噸。
△平壤電台宣布，南韓美軍司令如堅持不付電費，將截斷美軍佔領區之電力供應。

五月八日

△遠東委員會討論日本設立海上保安廳問題，美國會首次使用否決權。在會議中除美國外，中、英、紐、澳及蘇聯等國均表示反對。
△緬前總理宇素等六人，因去歲七月十九日圖謀政變，暗殺昂山等七人案被判死刑後，今晨在仰光監獄絞決。

五月十日

△南韓今舉行首次普選，選民百分之九十二參加投票，婦女約佔半數。美軍防慮北韓四十八度以南發生暴動，出動武裝警察六萬人及志願民團一百萬名，分在城鎮鄉村駐守，保護候選人、選民、選舉事務所官員及投票所，仍不能稍鬆暴動的凶焰。而聯控制之平壤電台復竟日對南韓人民廣播，囑以種種方法阻止選舉的舉行。

五月十一日

△德萊勃在衆院軍事小組陳述意見，贊成以美國棉花羊毛使日本紡織業復興。據稱，此種計劃足以減低佔領費使日本經濟自給自足，陸軍部目前希望日本紡織業在一九四九年底前恢復其戰前生產力四分之一，換言之，即使三百萬

杓紡錠開工。

△南韓首次揭曉當選議員十人中，有中開右派的民主黨候選人五名。李承晚雖在沒有對手的局面下在漢城區當選，然其手下諸人，並未如一般預料的獲得普遍支持。

△澳政府宣佈，竭力從速商訂對日和約，彼預料英國將採取初步行動，促使對日和會早日召開。

五月十二日
△澳洲政府與日本締結臨時協定，規定由澳洲以羊毛(五萬包為限)交換日本的紡織品等各種貨物(總值以二百萬鎊為限)。

△暹羅總理披汶業已通知法國，準備將法屬所爭在越南的兩省歸還法國。按此等土地位於老撾及柬埔寨境內，九四一年維希政府在日本的壓力下，曾將其割讓與暹羅。

五月十四日
△英國結束卅年之巴勒斯坦統治。阿猶兩族大廝殺展開。猶太新國一以色列國於本日誕生。

△日閣為發展漁業，通過設置水產廳。

五月十五日
△美宣佈承認以色列國。英法表示暫不承認。

△以色列國內閣組成，古利翁任總理兼國防部長，薛托克任外長。

△英國將繼美之後，貸予日本六千萬鎊借款。

五月十七日
△日經濟安定本部所擬「經濟復興五年計劃」今宣佈，此項計劃乃長期建設計劃之一部，期以一九五二年為止。本計劃完成，日人生活即達到一九三〇—三五年工業水準。

△猶太復國運動元老魏茲曼當選以色列國總統。

△蘇聯承認以色列國，未附任何條件。

五月十八日
△澳洲抗議：「美國在聯合國限度以外扶助日本復興工作」。

△德勃萊發表視察日韓之報告書，建議削減日本賠償，提高工業水準。並謂朝鮮應隸屬日經濟體系，並與中國發展貿易。

五月十九日
△杜魯門總統致函眾議院議長馬丁，要求議會投票決定撥款一億五千萬美元，用以資助日本、朝鮮及琉球的復興計畫，此項撥款係補充一月間政府所要求的十二億五千萬美元救濟佔領區經費。

△波捷南等國承認以色列國，以再請英國承認，未獲英允諾。

△阿拉伯即將在「勒坦全境建立阿拉伯國」。

五月二十日
△中國蔣總統就職。

△南韓五月十日大選選出國會議會代表一百人，南韓臨時議會已於今日解散。

△李承晚談稱：美軍務須留駐南韓，以待朝鮮新政府建立二十萬人之軍隊，否則北鮮或將出以激烈行動。

△中國賠償委員吳半農，在日談話反對德萊勃報告，在日談話反對德萊勃報告，呼籲遠東委員會應立即行動。

五月廿一日
△中國總統就職演說，對日不採取報復主義，盧田表示感激，並將派商務代表團來華。

△暹羅內閣決議派攝政委員尼瓦特親王赴瑞士邀請幼君符登豐回國，在十二月五日舉行加冕典禮。是日適逢國王誕辰，已滿法定成年二十歲。

五月廿二日
△北緯斷電後，霍奇將軍願與蘇軍司令談判。

△南韓開始編組國際警備隊

，凡十八歲以上廿五歲以下者均可應徵。

△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令阿猶停戰。

五月廿四日
△關於德萊勃計畫及日本工業水準問題，中國政府電令顧維鈞大使向美方嚴重洽談。

△金九暫不退休，籌組「南北韓統一促進會」，促進韓南北統一。

五月廿五日
△刺殺甘地的兇手蓋茲及同謀犯七人上午十時(新德里時間)受審。

△蘇與印尼現同意互相派遣外交代表及領事，該項談判係由蘇駐捷大使與駐捷印尼公使在捷京舉行。

△具有「保守性」之日民主自由黨，致力於議會中與諸反對黨結合，企圖推翻盧田內閣，該黨在眾院中占有一五一席。聞第一議員俱樂部社會革新黨與農民黨中，已有若干人同意加入反現政府之結合。

五月廿七日
△美技術團一行七人，包括國務商務財政與陸軍四部官員，抵東京研究恢復日本貿易。

△日閣舉行緊急會議，正式通過本年預算案，歲出入

總額為三千九百九十三億元。

△越南又一政府出現，總理阮文春。阮到香港請保大回越復辟。

五月三十日
△中國政府為暹羅當局最近封閉數所華僑學校，破壞現有中暹條約事，已向暹政府提出抗議。

△英外交部委員古爾斯，到美商對日問題。

五月卅一日
△聯合國朝鮮代表團到上海起草報告書。

△南韓第一屆國會，下午二時開幕，代表朝鮮人口三分之二之南韓一百五十七選區之代表二百人，將開會進行下列三項工作：①制定朝鮮政府及總統選出之憲法；②謀求統一美軍佔領下之南韓與蘇軍佔領下之北韓之方法；③解決人民艱苦之經濟問題。另有二百席缺額，留為共產黨之北韓之代表，但彼等不致參加。

△聯合國亞洲與遠東經濟委員會第三屆會議，定於六月一日在孟買附近奧達卡蒙避暑地育特坡爾藩王之行宮內，由印度總理尼赫魯親自揭幕，參加者十八國之代表一百五十人。

亞東協會緣起

亞東，是「世界脊梁」以東亞洲大陸和其島嶼的總稱，也就是歐美人士所稱爲「遠東」的東部亞洲。這一廣大的地域，就面積、人口和自然資源說，不少於世界其他任何一洲；就哲學、倫理或工業文化過去的成就說，也不小於世界其他任何一洲。他曾經開過燦爛的文化，對於世界有過極大的貢獻。

可是，我們的亞東，近幾百年來所過的真是悽慘而暗淡的歲月；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都遠遠落在歐美之後。這中間，雖然有過「日本帝國」，他曾經奮發有爲，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國家；有我們中華民國，他曾在艱苦困難中，建立起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可惜過去的日本，因爲錯走了帝國主義的道路，意圖犧牲亞洲其他的國家民族以自肥，已經自趨於毀滅了，而我們中國，雖然在這一次的民族戰爭中贏得了勝利，但如何保持并發展這個勝利的果實，尙有待於我們更大的努力。其他如朝鮮、越南、暹羅、緬甸……等國，有的剛才得到解放，有的則正在爭取自由。

過去的亞東所以如此，我們不應當完全責怪外緣的原因，相反的，我們應該自責各自努力的不夠和相互補助的不足。尤其在民族感情和民族文化方面，特別應該反省：我們個別的覺醒實在太不夠，相互交流和促進實在太欠缺；在某些時間和空間，我們不但沒有理解和實踐互助合作這已達人的道理，相反的，笑豈相煎鬩牆相爭的罪行，曾經籠罩過亞洲的天地。

我們要警惕於「殷鑒不遠」，要服膺於「天助自助」。無疑的，過去暗淡的歲月，應該跟這次大戰的結束而永遠結束；未來的光明，應該跟世界和平秩序的再造而真正開始。在這千載難逢的時會，我們亞東人民，應該以怎樣坦白的胸懷，去反省過去，以怎樣誠懇的自信，來迎接未來。

亞東的自由幸福，無疑的，需要亞東民族的互助與合作，亞東民族的互助與合作，無疑的，更需要民族感情的交澆，民族文化的交流，民族意識的交融。今日的世界，不同於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由於科學的進步，物質的文明，已經把人類與人類地理中的距離縮短了，民族間的生活習慣也因之接近了。幾小時之內，我們可以由這一洲到遠那一洲，幾分鐘之內，東半球的人可以與西半球的人通話了。這些客觀的情勢，不但要求這一個國家與那一個國家的合作，並且要求整個世界文化的合作。聯合國文教會議，不是正在爲這一艱鉅的工作而努力嗎？我們的任務，不但要團結亞東的人民，溝通亞東的文化，並且要協助國際文教工作來促進東西文化的交流，完成「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理想。

然而，某些國與國間的文化是顯有不同，洲與洲的文化亦異其趣的。這些不同的文化，如各走極端，不僅容易招致分離和衝突，甚至會引到人類毀滅的途上。目前國際許多矛盾、猜忌、傾軋的現象，大都由於文化不協調的結果。而在亞東，我們三民主義的文化，正是今天世界文化之折衷。我們亞東的人民，如有堅強的自信，這緩衝的任務，可說是「匪異人任」的。因此我們亞東的自由人民，今後應該怎樣自信地和百折不回地挺身來擔當起這一偉大而艱巨的工作。這工作，不能由於外交家美麗的辭令，更不能由於政治煽客來模擬代製，最重要的，應該出自亞東民間信仰相同心共之交響，和主張和平者內心之召喚。

——當亞東由暗淡轉向光明的時會，我們的亞東協會，在亞東之中國誕生了。我們謹以至誠，歡迎亞東遠見卓識之士，來擁護他，祝福他。他的誕生，象徵亞東共同理想的誕生，他的長成，象徵亞東共同理想的長成，他的壯大，象徵亞東共同理想的壯大。亞東是我們千萬萬萬人民的亞東，亞東協會是我們千萬萬萬人民的亞東協會。

亞東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亞東協會 (Institute of East-Asian Relations)

第二條 本會以聯絡亞東各民族情感促進文化交流並協助國際文教合作爲宗旨

第三條 本會設於上海在亞東各國重要都市得設聯絡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本會會員分爲普通特別團體會員及贊助會員四種

第五條 凡贊成本會宗旨遵守本會章程之個人或團體經本會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理事會之通過得爲本會普通特別會員或團體會員

第六條 凡中國以外亞東各國人士贊成本會宗旨協助本會事業者經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理事會之通過得爲本會贊助會員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 本會設理事會以理事二十一人至三十一人組織之綜理本會會務

第八條 本會設監事會以監事十五人至十九人組織之監理本會會務

第九條 理事監事均由會員大會就普通會員中選舉之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條 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五人至七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爲理事長

第十一條 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事互選之

第十二條 對於本會有特殊貢獻或隆勳碩德之人士得由理事會提請會員大會推選爲名譽理事或名譽理事長

第十三條 本會設總幹事一人副總幹事一人至三人幹事助理幹事各若干人秉承理事長之命辦理本會日常事務

亞東協會徵求會員細則

民國卅六年七月十七日第四次常務理事會修正通過

- 第一條 本會根據會章第二章之規定，徵求會員，凡參加本會者悉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
- 第二條 本會會員分爲下列各種：
一、個人普通會員；
二、個人特別會員；
三、贊助會員。
- 第三條 前項所列各種會員須具備下列各項條件，經本會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
一、年齡在二十歲以上；
二、思想純正品行端正者；
三、對亞東問題有豐富知識或研究興趣者；
四、贊成本會宗旨協助本會事業者。
- 第四條 入會人應按本會規定之會員登記表，詳細填明，由介紹人簽名蓋章，送交本會幹事部審查。
- 第五條 幹事部於收到登記表後，應於一星期內審查完竣提請常務理事會通過後，發給會證。
- 第六條 凡與亞東問題研究有關之團體，均得申請入會爲團體會員，但應將組成分子名冊送會審查。
- 第七條 本會會員應按規定繳納會費，其暫行標準如左：
- | | |
|-----------|---|
| 普通會員入會費國幣 | 元 |
| 特別會員入會費國幣 | 元 |
| 普通會員年費國幣 | 元 |
| 特別會員年費國幣 | 元 |
| 團體會員自由捐輸 | 元 |
| 贊助會員自由捐輸 | 元 |
- 第八條 本會會員得享受下列各種優待：
一、使用會有研究資料或圖書館；
二、優待定購本會各種出版物；
三、優待加入會辦各種東方語文學校；
四、介紹各種研究或業務；
五、歡迎參加本會舉行之定期集會如致請名流之演講會遊藝會座談會問題研究會等；
六、其他會辦業務均得享受優待。
- 第九條 本會會員倘有玷本會名譽或違背本會章程者，經查明由理事會議決即予退會。
- 第十條 本細則經本會理事會決議通過施行。
- 歡迎本會海內外會員，直接向本會訂閱「亞洲世紀」，概以八折優待！
- (上接第二頁亞東協會章程)
- 第十四條 本會總幹事副總幹事由理事長提請常務理事會聘任之幹事助理幹事由總幹事報請理事長派充之。
- 第十五條 本會設研究出版聯絡宣傳財務五委員會各設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委員一人至三人委員若干人辦理各該委員會事宜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由理事長提請常務理事會聘任之。
- 本會於必要時得酌設其他委員會
- 各委員會之組織另定之
- 第四章 會議
- 第十六條 本會會議分下列各種：
一、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每年或間年一次由理事會召集之
二、理事會議每半年一次由理事長召集之
三、監事會議每半年一次由監事長召集之
四、常務理事會議每月一次由理事長召集之
五、常務監事會議每月一次由監事長召集之
- 第十七條 前條各種會議於必要時均得召集臨時會議並得酌量情形延期舉行
- 第五章 經費
- 第十八條 本會會員暫定費納如左：
一、普通特別會員入會費國幣 元
二、普通特別會員常年會費國幣 元
三、贊助會員及團體會員得自由捐輸
- 第十九條 本會經常務理事會之決議得接受各有關機關團體之補助費並得募集基金或臨時捐款
- 第二十條 本會經費每年由總幹事造具預算報請理事長核轉理事會通過施行
- 第二十一條 本會理事監事及各委員會委員均爲義務職其中經常駐會工作者得支伙馬費雜幹事及其他工作人員酌支生活費其數額由常務理事會定之
- 第六章 附則
- 第二十二條 本會會議規則及辦事細則分別由理事會及監事會定之
- 第二十三條 本會各地聯絡處規則另訂之
- 第二十四條 本章若有未盡事宜由會員大會決議修正之
- 第二十五條 本章自呈准社會部備案之日起施行
- 會址：上海（5）漢陽路一七七號電話：四二三八〇 四三三一二 四六七五三

亞東協會海外聯絡處組織通則

第一條：亞東協會海外聯絡處，依據本會章程第三條之規定（原訂辦事處或通訊處將予修改）於亞東各國重要都市設置之。

第二條：亞東協會海外聯絡處設主任一人，其人選委託駐在各該國之本會理事名譽理事或顧問指派之，設秘書一人，幹事若干人，由主任派任之，並擬報本會備查。

第三條：亞東協會海外聯絡處應辦事項如左：
(一) 宣揚本會宗旨等取駐在國人士之同情與贊助；
(二) 推動駐在國同樣組織之產生；
(三) 推薦及聯絡本會特約研究員及特約通訊員；
(四) 蒐集本會需要之

資料；
(五) 受本會委託徵求會員；（依會章以本國國民為主，但亦得接納亞東其他各國人士為贊助會員，對駐在國國民應以促其自行組織或參加其組織為善）
(六) 其他委託辦理事項。

第四條：亞東協會海外聯絡處之經費，準本會章程第五章之規定，由當地會員自行籌集之，每屆年終須將收支情形詳報本會，但必要時亦得由本會酌予協濟。

第五條：亞東協會海外聯絡處駐在地會員至五十員以上時得設聯誼會，（亞東協會○○地會）

一、亞東協會為明瞭亞東各國之現狀，特約駐在各該國

本刊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期售價七萬元

附：亞東協會特約研究員聘請辦法

（不拘留籍）探訪活潑內容精華文字透澈之通才為通訊員。

第六條：亞東協會海外聯絡處之辦事規則自定之。
第七條：本通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改之。
第八條：本通則經常務理事會通過施行。

一、亞東協會為研究亞東各國之發展，特約駐在各該國（不拘留籍）學問深遠人士為研究員。
二、特約研究員長期為本會服務成績卓著者，得聘為本會研究委員會委員。
三、特約研究員應依本會研究委員會製成之研究辦法，自行担任某一部門或數部門之研究，於限定期內提出研究報告，但有時得受委託搜集資料或翻譯書籍。
四、特約研究員為無給職，但其研究報告酌予致酬。
五、特約研究員得受本會出版之贈閱，及由本會予以國內服務。（例如轉信答復詢問事項代購物品之便利及其他請託事項）
六、特約研究員之聘請，通常由聯絡處選定，介紹由本會發給聘書。
七、凡特約研究員之介紹，通常應開具其學歷經歷著作及自願担任之部門以憑登記。
八、本辦法綜合各方之意見得修改之。
九、本辦法經常務理事會通過施行。

附：亞東協會特約通訊員聘請辦法

（不拘留籍）探訪活潑內容精華文字透澈之通才為通訊員。

一、特約通訊員長期為本會服務成績優良者，得聘為本會宣傳委員會委員。
二、特約通訊員應經常往視駐在國之重大問題搜集資料，於事前論斷或事後敘述，要以求不失時機，以最迅速通訊方法送達本會為要。
三、特約通訊員為無給職，但依其通訊內容酌予致酬。
四、特約通訊員得接受本會出版之贈閱，及由本會予以國內服務。（例如轉信答復詢問事項代購物品及其他請託事項之便利）
五、特約通訊員之聘請，通常由聯絡處選定介紹後，由本會發給聘書。
六、凡特約通訊員之介紹，通常應開具其學歷經歷及首次通訊稿以憑登記。
七、本辦法綜合各方意見得修改之。
八、本辦法經常務理事會通過施行。

九、本辦法經常務理事會通過施行。